

新

大

陸

74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3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三年二月第七十四期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展

目

錄

No.7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尹玲	最細起伏	1
張耳	放下／新課題	1
馬蘭	給L	2
程小蓓	《美人》美人／女人……	2
井蛙	畫／推想	2
徐芳	月圓之夜……／誘惑的夜	3
揚子	阿富汗孤兒	3
黃伯飛	石榴汁／心窗／蘋果身世	4
李斐	詩信	4
郭密林	老人與門	4
紀弦	神話及其他	5
周正光	呼喚	5
方然	禪非禪	5
秦松	圓是一切及其他	6
秀陶	妳的詩	7
遠方	溫陵雜抄之一	7
向明	小雪／大雪	8
謝青	紐約初雪／冬天的陽光	8
朱雍哀	聖誕樹／吻／黃昏	8
非馬	初秋遊杜甫草堂 三首	9
洋滔	百花園	9
胡的清	鳳凰縣／河燈	9
魯鳴	永遠的故事 二首	10
劉春	生活	10
古弦	天堂／難民	11
魯荒	圍困	11
陳銘華	驚馳／天堂鳥／新年文告	19
潘國鴻	好大的森林／失眠	19
殷龍龍	春天，我一息尚存	19
王性初	外灘的鍋煮著上海的夜 二首	20
伊農	文學	20
余問耕	道情 四首	20
李雲楓	情歌	21
毛瀚	網緣	21
蔡克霖	有關塔的兩首詩	22
莫非	來年的青草	22

天外	喬遷	22
冬夢	夢回西貢	23
陳積民	山火	23
施漢威	無語 三首	23
杜風人	機械恐懼症／文盲	24
秋夢	小紅磚和方塊字	24
王祥麟	三行俳句	24
許福吉	夢工廠愛情之甜蜜蜜	25
黃奇峰	以色列／我們的領導	25
心水	仙境	25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展

◎敘靈：搬家／仰望◎風中百合：按時服藥◎沈魚：鏡◎康城：指尖清涼油◎徐南鵬：故鄉／紫雲英◎子不語：遭遇◎黑棗：風扇壞了／壞天氣◎江浩：希望◎張旗：業餘木匠◎林養：破碎◎游離：好日子／一定有什麼擊痛了我◎俞昌雄：和秋水有關的一段記憶◎但影：飛起來／夢遊的老人◎吳語：回憶／流星雨經過昆都士的天空◎吳季：行走麗江◎顏非：科學斷想◎朱佳發：暗示◎何立生：無題◎歐亞：這是9點11分的北京	12-16
曾念長 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語言	16

譯詩

秀陶	重譯胡略柯塔扎	26
阿明	中詩英譯·陳銘華詩五首	26
Xiaorong	中詩英譯·桑克詩二首	26
漸青	Margo Stever詩選譯	28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③	30

評介

秦松	釋放的一代	29
黃伯飛	略談《白馬文藝社》	31
向雋	新詩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31
劉耀中	CIA詩人斯彭德	34
犁青	華文詩走進世界	35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圖案	明中期·黃釉底法華罐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陽 (澳洲)
魯鳴 (紐約)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尹玲

最細起伏

德國火車已自Dresden越過國界
進入捷克正往Praha駛去
已單獨在千種異鄉飄流不止萬次的
我
為何今日感覺如此孤寂難受？

我
是否正將三十三年前的
我
（就是我寄給你多幀照片中
那位生長南國的如夢純真姑娘）
從這輛火車上坐著的
我
體內最隱密處
毫不留情挖掘出來完整的牽向你
一如此刻我眼前寬闊的原野上
大片金黃的向日葵正努力向著
下午六點十分仍然壯麗的太陽
獻出她們的豐美心靈和嬌挺容顏

是否正因如此我才願意記下
此火車的起點和終站之名
願意記下
無論它急駛或蜿蜒時
在最綠幽林最清溪流面前
我
心底比世間任何狀況都顛簸的
所有最細起伏
以及久已未動的
全部最深之情

■張耳

放下

怎麼才能明白地放下
某些明白的想法和不明白的
習慣。比如那塊橘黃的顏色
牽帶的回憶和聯想
清晰卻沒有道理：
軟被面、媽媽的耳垂、金髮、出租車——
該做的都做了，包括領養
一隻貓和出門撞車的可能。
她說抓住不放其實是一種病
或者藥，都源於童年的
境域。她這麼說是因為她的職業
訓練。某些想法和習慣。
你說什麼都別想要，又說
等。這其中的矛盾讓那對
晨星徹夜閃耀。這時候
電話響了，卻沒有
嗓音，轉換成嗡嗡的電流
或下面的磁場
完成實物間的相互作用
從而指示我放下悲哀
和撞車計劃。你的份量。

這其實與星辰無關。與你無關。

2/11/02

新課題

這不是一個新課題。一個夢
還記得邁阿密海濱的日本牛排店——
哪年？和誰？上海的延安飯店？

怎麼才能生活在詩裡，隨手
一拎就是一組？就是這種
錯綜的關係，難解的情結
情節：這些日子是怎麼過來的？
一天又一天
流水彎彎，擊起的
石子落在頭上，落花流水
是誰？月下的紅裙子
不過一條肥大的軍褲
或者玫瑰花瓣飄拂的後事——
心疼，落在紙上
也疼。一隻白象安然
踏過。這些細小的骨骼
混淆，血，該怎麼總結？

昨夜趕火車，提一口木箱
古董花樣的插關兒也依然
沒地方放，這到底是什麼
地方？大木箱。你走來幫我
蒼白消瘦，滿臉鬍子
（就像我現在的丈夫）
認出我，叫我的名字
手
在最原始意義裡採花
依然避避縮縮。

這些日子的暗想都是
光輝的：日光，月光，河
請把我剔出你們浪漫的畫面。

1/29/02

■馬蘭

給 L

你在寫詩
雙腳伸進大街的肚皮
你是把詩中的生
擠爛 分裂
你在高腳杯和男人們
胯下 很生動
完整是女人

我和你
和別的露珠一樣
找過夜
許多人直線拐進來
你說眼睛是花玻璃
噁噁啞啞的空白

我們敲開一扇門
只有滿屋的畫
床很漂亮 第二扇門
一個老人
“他走了”

你又去了和一群酒
你對警察說
肚皮在戀愛

世界被我們
嚇出私生子
我們也被世界解渴

1985/11

■程小蓓

《美人》美人

一個昂貴的美人自動送上門來，
一個不需要你埋單的美人，
一個在五星級賓館裡
長期為你提供服務的美人，
是你平淡日子裡永久的奢望。

你說，美人是詩的原料，
她能調動身體內的每一根神經。
激情像散彈一樣射擊，
擊中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而你自已躲得很遠，毫髮不傷。
但你無法在短時間裡再一次射擊，
再一次讓你的激情漲滿如春天的黃河。

女人不是籠中的鳥

一首歌被她們反覆誦唱，
“女人不是籠中的那隻鳥。”
其實或許成為籠中鳥，
才會一生平安，雖然無望也無為。
歌聲依舊悲蒼而優美，
“女人不是天上那輪月”，
“女人不是瓶中那束花”，
“女人不是……”，
女人是什麼？誰給我回答？
小蘭說，女人是天，男人是地。
天照亮了地，地才有生機。
芝子說，不，女人是地，
是地撐起了天，
天才不致於墜落下來。
女人是什麼？女人是什麼？
誰給我回答？

■井蛙

畫

沙灘背起晚霞想一片未漂洗過的海市
稀疏的樹枝遮蓋了
初長的山

濃墨鋪成的默念凝聚在一剎
你的遊魂遊離出蜃景
我不願停頓的天馬奔行於揮毫的空中

像你昔日坐在凋零的天宮渴望凡間的季度
降臨
渴望素舊的鏡子照見當日的曉陽
燦爛的對立

是一個夜晚的誤解使你
忘了懷裡的花朵七月七的約定

荒原裡生長成不被蹂躪的黃昏等誰的追捕

2002年8月18日

推想

領事館的某日下了半旗
一個故事的推想走到了難民營
我高舉我的資格沉思
留下來做你的符咒隨意張貼還是標榜
某種功績繼續
二元對立

直到一場烽火燒掉另一半高掛的宣言
那偏倚或有可能證實天秤的雙翅
渴望過飛航

2002年8月30夜

■徐芳

月圓之夜，我第一次有了裸奔的慾望

今夜，月
用完整的瞳孔與我對視，
我雙目閃亮，接到暗示，
用豐盈的血水與我對接，
我動脈膨脹，血光沸騰。
這一刻到了，
我大吼一聲，振開文明的外衣千層。
我要裸奔！
奔回最原始的人類自身，
看我像我們的祖先那樣，
飛砂走石，肋下生風，
赤裸的皮膚感受風的手粗糙有力，
毛髮飄逸，肌腱蓬勃，
感受天與地默默注視的期許。
我要奔向大海，
讓我體內的潮汐與它的浪潮沖撞；
我要奔向山巒，
讓我堅硬的脊樑與它的脊樑相抵；
我要奔向草原，
讓生世等待的勁草為我的腳步
挺身仰望；
我要奔向沙漠，
讓蒼涼固執的黃沙為我的呼吸
振顫而泣。
我要裸奔！
讓狼群側目，讓獅虎卻步，
讓原始的速度打磨去文明的脂肪，
回歸我的王者之尊；
讓滾燙的血沖刷心靈麻木的角質，
還原我純粹的人。
我要裸奔！

撕裂虛偽，踏碎冷酷，
讓靈魂的指針糾正名利的磁場。
我要裸奔！
奔回自然，奔回自己，
讓分明的剪影配得上月的純潔背景。
月圓之夜，
我第一次有了裸奔的慾望，
我要漲潮，要咆哮，
要發光，要奔騰。
來
和我一起裸奔！

誘惑的夜

是誰散發著微溫的芳香，橙黃的芳香，
引誘我進入她的裙擺？
是誰鋪呈著純潔的胴體，
說甘愿把我一生的重量承載？
是誰舞步婆娑影搖曳，
牽著我每個心情的手一曲曲旋轉？
一盞燈，一張紙，一支筆，
是我不能拒絕的
誘惑的夜。

2002年寄自安徽

■揚子
阿富汗孤兒

他坐在孤兒院的窗口
眼睛大而黑
向外面茫茫地張望
美國人捐的舊衣服
鬆垮垮的掛在他
骨瘦磷磷的身軀上
他的父母本是小商人
開家小店維持貧困的生活
但父母是慈愛的
家庭是溫暖的
生活是平靜的
不知為何戰爭來了
美國飛機瘋狂轟炸
房屋倒塌
烽火四起
人們穿梭逃命
四鄰屍首遍地
他們本來簡陋的土屋
也被炸得和地上的泥混在一起
難忘父親死前憤怒的叫聲
母親緊拖著他的慌張神情
後來屍首去了哪裡
他到處詢問
無人能回答他的問題
想著，想著，他的眼睛潤濕了
但卻果敢的擦乾眼淚
不能哭，不能哭啊
一哭眼淚將滔滔不盡
淹死的將是自己
到底他們做錯了什麼
平時奉公守法，如今屍骨不存
唯一能紀念他們的
是自己的饑餓、寂寞和淒涼
為什麼？為什麼啊
憤怒在他心中燃起
但不能發怒，不能發怒啊
發怒會招來別人的厭棄

■黃伯飛

石榴汁

熟透的石榴
放在冰箱裡；
一早起來
剝殼，取粒，榨汁，
把整個秋天都喝下去了

心窗

一早聽到天氣報告：
今天天氣良好。
我如常 把
心窗打開。

蘋果身世

1.
她沒勾引你
是你勾引你自己
蘋果是你自己吃的

2.
蛇也吃了蘋果
它把蛇皮蛻脫
一溜煙地逃走了
好一個狡猾的傢伙

3.
那棵不許人碰它的樹
卻是人人都去碰它
碰落無數的蘋果
洋之東 洋之西
繁殖了許許多多的

■李斐

詩信（給一位阿拉斯加朋友）

一杯咖啡，兩杯咖啡
我們如此走進黃昏。
——張耳

下個月是一年了，你離開紐約
臨走前你送給我那兩個書架
我丟滿你曾編輯副刊的舊報
副刊是一家報紙的靈魂你曾說
你工作過的報社現在改版了
也許裝上一個新的靈魂我不了了
只是偶爾翻起往日舊紙殘報
撲面塵埃揚起青春往事
詩篇散文小說中朋友們紙上的面貌
已不如昔長嘆相簿中追訪俊美女
我慶幸你不用面對這種遲暮的傷感
提起傷感你說離開紐約

原因並不是去年九月發生的悲情
你早就有意到寒帶看山看水打算
觀看和思考看山非山看水非水這種邏輯性
智性世界觀的認知回返主客位的互相觀照
而且準備平靜地寫兩本書過癮過癮
當台灣海峽喊打喊殺的喧鬧
你埋頭埋腦尋找現代墨子
研究“止楚攻宋”的戰爭和戰爭的後遺症
解開民族性悲劇的扣子武力最是零策
另外一本是分析法輪功的功力顯淺
正邪糊塗腳色非宗教性不明確面目
國內國外承擔壓力是自招太多反感
政治高壓下那容許有不同集體力量
哪寒冷而清澈北方你選對了居留地方
我在大蘋果依然看著季節五大道巡行
國慶日過去了勞工節快要到來

■郭密林

老人與門

門內
黑屋的黑處
一群鴨聲
鮮活
鮮亮

門口
那柱在石頭上
曬骨頭的老頭
目光如石
鏽在斑斑的
門牆上

2002年寄自湖南

感恩節大汽球飄過俄而聖誕新年
今年的煙花比去年更見燦爛
銀樂隊與蘇格蘭的風笛沒了沒完
歡樂喜慶中混著警員與消防員喪禮
沉重的腳步與美妙少女啦啦隊舞步
這時刻我常暗問自己是本地人還是
局外人的身份在紐約街頭輕輕鼓掌
嚥下的檸檬飲料唯有自知酸甜
雖然與世界貿易中心廢墟很近
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
哪些天天在報紙和電視上地名很遠
但是法院移民局勞工署所有政府機構
嚴嚴裝上防恐佈置密密出入檢查
仇恨和暴力把我們生存空間割裂很少很小
羨慕陪伴你是藍天冰川雪山森林海洋生物
信步國家公園直鉤垂釣閑適

■紀弦

神話及其他

三千九百年前的一件青銅器
證明了夏禹不是一條類似恐龍的大爬蟲——

這對古代一位偉大的水利工程師
簡直是一種不可原諒的侮辱。
而有些所謂的歷史學家，在我看來，
不過是神話的製造者罷了。

於是到了二十世紀，
對於幾個無法用科學來解決的問題，
愛因斯坦說：那只好交給上帝了。
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我一樣。
可是我所深信而又堅信的是：
在這個既知的宇宙以外，其他宇宙，
乃是人類永遠也到達不了的
四度、五度、六度……乃至N度空間的

神的世界。這一點，不是不可以
提供相對論者作一參考。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德維文學協會 \$100.00
無名氏 \$100.00 **支持**

■周正光

呼喚

自不可知的彼岸
自心中
是誰
日日夜夜
深情地呼喚我
呼喚我
將力不能勝的重負交給一根繩子
將污穢交給波濤
將姓名交給墓碑
或者，登樓，縱身一躍
將失重的快感一直持續到久遠
是誰呼喚
是誰叮嚀
日日夜夜
回響自四面八方

原以為數不清的酒樽
可以築成一道隔音的高牆
一根接一根的廉價煙
可以抽成一條逃亡的捷徑
原以為通宵達旦，床上的浪聲
可以淹蓋一切
或者，不加理睬
就什麼都不存在
一直捱到今天
才情既拒絕於鏡子
錢包拒絕生計

■方然

禪非禪

——坐飛機之感覺

天不動
雲動
雲不動
風動
風不動
機動
機不動
人動
人不動
心動
心不動
意動
驚見艙外
日月正倥傯

2002年初成 數易其稿後
於7/10/02修定

世界拒絕溫情
我就說：
“那末，我們走吧”

不絕於耳的呼喚戛然而止
此岸無聲
彼岸無聲

■秦松

圓是一切及其他

——寫在七十壽辰

落雪如落羽
赤體而飛如
原白
誕生

雪自髮叢揚
起 冷固成
日之圓過
之圓

方白以黑
吾之方外
洞開以
圓 如漫空
飛雪

0與一 X與X
風起雪飛
圓是一切

2002年12月8日在紐約

得意十行

——懷老朋友紀弦

得意乃一大樂也
非常得意乃樂中
之樂乎？
啊！我非常非常的想見
樂在樂中的老朋友
乾一杯 以微醺之姿
登月一行不亦
快哉！
啊啊！老當益壯的
老朋友紀弦

2002年12月10日在紐約

雪後流感

雪白而融於水
而冰於火 而樂於
和樂可親以
生命圓融之勢

日午電視動畫兒童
看新野人老泰山
大火焚紅綠林
無告而吼眾獸茫然

焦味的春天且屆
血肉殺伐突擊體檢
人禽流感獨夫發難
哀哉樂哉？不戰不休

煙酒餘白

煙為飲者而醒
酒為知己者而乾
知己無多不宜一乾再乾
痛飲之餘細雪小品
如醺如煙如不退而進
之海闊天空
回到醒之真如

烈日當空不見秋高氣爽
(豈是煙者之過)
乃見大雪與煙火齊飛
有聲無聲樂而忘歸

飲為飲者留其名既定
煙者的名字自當寫在煙上
水月煙塵竹林流風
煙酒如故風骨如故

故知如故乾或不乾
收劍放歌一揮而過
虹掛天外煙在手上

詩曰：

“遊人莫笑白頭醉
老醉花間有幾人？”
莫非只有劉禹錫？

2002年末月中改抄在紐約

欣聞成都青年破缸而出

缸之外的一種味覺
難以下口
缸之內的一種味覺
習以為常
酒香肉香四濺
無關現代後現代
之前之後之說
水墨缸底好酒好肉
破缸而出
不筆不墨不山不水
可立可破不亦快哉
嘔吐由你

後記：抄錄一段不為人注意的小新聞，代後記。“四川成都市從事廣告創意的周姓青年男子，日前當街赤裸跳入一口大墨缸，以此種方式完成其行為作品〈溺墨者的N次尖叫〉。其間，一頭浸入墨水中，半天仰天吐出一句‘太多的酒’之後再浸進去，抬起頭來又唸第二句‘太多的肉’，如此反覆十八次之多，最後一次浸入墨水中，用以硬體猛擊缸底，缸破墨飛，表示一種放鬆、理想的生存狀態。”善哉！這似乎說明中國釋放的一代，新銳藝術創作的又一舉證。釋放的年代，釋放的精神，釋放的環境，才足以產生新一代的藝術。無論文學藝術，都是文化環境的產物，時代與個人互為推動選擇的潮流，自然而必然的成形，新世紀新中國的新創作，未可限量，欣甚幸甚。當此歲末歲首之

■ 秀陶

妳的詩

一、妳知道

只要一見到，妳便曉得這是妳的

二、妳的睡

當妳熟睡，一切停頓——所有的心事，喜樂都闔上如一本不再翻閱的書。只有我在守望，只有我才被陽光照著，只有我聽得見不息的市聲，我們正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我的世界滿是險詐、鬥爭、焦慮及殺戮，紅的是血，白的是骨；妳的世界是一片祥和、靜定。紅的是花，白的是雲。妳的世界正在修補妳整備妳、健全茁壯妳……

妳的沉睡天真而穆然，我凝望著深不欲妳醒來

三、妳的信守

到目前為止最起碼我認清了妳的信守。說出的一定做到，一切的行轉也都齒輪一樣密合毫厘不爽。倒是妳的另外一樣，也就是我們國人所謂的信水，絕無信用。它總是該來的時候遷延不來，該去的時候又徘徊不去

四、妳的瘦削

因為我自己癡肥，無論行走或躺下都是一段笨木頭，所以對於瘦削而靈動，能夠曲伸自如的胴體不僅只喜愛，有時甚至於欽佩。當妳蹲坐在我身上，仍能俯越自己的雙膝而吻及我時我便有那樣的感覺

五、妳的季節

有些事總是無法理解，它們彷彿自有其規律。比如說我們為什麼總是要各自跳不同節拍的舞。為什麼我如果索求，妳總是“不要！”。我們的脈搏、我們的氣候、我們的季節從沒有個同步

然而我們每當經歷一番理喻協商同退讓而終於膠合，那時妳的激越乃會高過我，乃會呻吟，乃會呼叫

Dec. 02 L. A.

■ 遠方

溫陵雜抄之一

福建泉州，是座歷史文化名城，舊稱刺桐、溫陵、鯉城。去年底今年初，借參加第七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之機，我又回了一趟故鄉。

一、還是緘默的好

——弔弘一法師

還是緘默的好
雖然我打萬里外來
一顆寧可在瞬間
斂去一切光華的巨星
一個可以在片刻
完成終極皈依的靈魂
讓他重新面對
浮華浮躁浮淺浮塵
已是罪過

還是緘默的好
將所有愚蠢的疑問
無聊的猜測
連同廉價的景仰
統統收起來嚥回去
我等凡夫俗子
一開口就是褻瀆

還是緘默的好
雖然我打萬里外來
匆匆的過客
沒有也不敢有
什麼奢望
只想對一位
有幸長眠于故鄉的智者
行行注目禮

元月四日初稿
十六日二稿

二、阿彌陀佛

不管怎樣
我正想沉寂下來
可這四周
竟比我還心浮氣躁
面對古剎古塔
一切的因一切的果
都暫停輪回
肚子沒植慧根開始發難
我忘了帶胃藥
只好逃離

元月十三日于開元寺

三、小景

江岸已經演繹
江水卻流著似曾相識
樓上的過客
再上過客的樓上
看落日為自己
掛一盞大紅燈籠
細讀短暫的
話本

元月八日初稿
十五日二稿

■向明

小 雪

一片一片傳下的
是遠方捎來寒冷的訊息嗎
一朵一朵飄送的
是誰摘來裝點這凋零的初冬

嗜血的蚊蠅不久便要告別了
鬼祟的爬蟲也將冬眠藏身
山上的孩子開始打潔白的雪仗
水中的兒郎喜獲烏溜的魚群

*每年陽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時序進入“小雪”，氣溫轉涼，北方開始飄雪，在台灣“小雪”前後，烏魚群按時來報到。

大 雪

從來都神往無垢無塵的婆娑世界
會是清純高潔漢白玉般令人遐思
直至看見群蟻誤闖白紙抱頭鼠竄
才知空無原是不具方向的巧設佈局

不管飛花、飄絮、漂染、鍍銀
一夜之間醜陋靈頑都掩飾於無形
再做一個粉妝玉砌的太平假相
冬天就是這樣冷酷的調戲我們

*農曆十一月初四申時交大雪，此時太陽過黃經255度，大雪紛飛。

2002年寄自台北

■謝青

紐約初雪

像抹布一樣晦暗的天色
總算漆上了初冬的銀妝
素白絹絲縛在樹枝上，好酷
雲雀忘了肚餓，展翅吟唱

園中幾棵萬年青，披雪矗立
猶如喜逢老友，互賀安康
另幾枝熬不住冰凍的枯樹
想是在大雪夜衰竭死去
恍惚中像看到傷逝的好友
讓我在寒風中熱淚盈眶

冬天的陽光

輕踏殘雪
天空轉晴但奇冷
喜有陽光在臉上撫揉
恰似兒時母親的雙手

母愛無盡，像太陽
縱然遠隔兆兆億光年
也要永遠燃燒自己
輸送光熱與慈暉一樣

在冬天陽光下
猶如偎依娘身旁

2002年寄自紐約

■米雍哀

聖誕樹

老了，你終於這麼說
死亡卻像一棵聖誕樹
依舊那麼年輕

往事瘦瘦的
樂曲在高潮驀然中止
點只煙，做暮色的韻律緩緩品味
於你風乾了的手中，漂泊
一顆暗淡的流星
永遠地，永遠地
從睡夢深沉的枕邊
——滑落……

吻

為了一個吻
我假設了一千個唇

黃昏

黃昏是黑夜流出來的
咬碎污濁後的話題，黎明知道
緊握黃昏的手的手
是匆忙間沒有打開的黎明

2002年寄自寧夏

■非馬]

初秋遊杜甫草堂

風和日麗
 你那被秋風所破的茅屋
 早已修葺一新
 成為鏡頭爭睹的聖跡
 屋內寬敞乾淨
 不可能漏雨

但他們還是為你
 鑄造了一座
 瘦骨嶙峋的塑像
 知道
 風雨飄搖的詩國
 永遠有一股狂風
 在那裡窺伺

在李百故里向 詩人問好

幾天前在杜甫草堂
 我們還談起您
 杜老要我見到您
 千萬問您好

他還是那麼瘦
 但他對您的福態
 只有高興沒有絲毫妒意
 他還說
 詩仙詩聖的稱號太無聊
 寫詩又不是小學生作文
 爭什麼第一

■洋滔

百花園

容得下嬌柔高貴的百花
 而無名鳥卻銜來了
 第101種花籽
 播在園內的邊角縫隙

它開放春的異彩
 吸引萬千來客
 可園丁老人發怒了
 毫不留情地掐斷它
 無名鳥哭了
 但又拭目以待
 它相信第101種花
 在明春還會開的

至於您的身世
 究竟出生何地
 或姓不姓李
 他說就交付給明月
 讓那些自以為清醒的傢伙
 去水中撈吧

馬王堆濕屍

躺在幽暗的燈光下
 聽壓低聲音的遊客們
 對栩栩如生的妳
 評頭品足
 我想我不會失色驚叫
 營營嗡嗡中
 妳驀地坐起

■胡的清

採湘西靈毓之氣
 集天地陰柔之美
 美到極至
 只有這個地名
 配得上她了！

我看見女孩瀟瀟
 走在沈從文故鄉的石板路上
 腳步，被異鄉人的目光
 磕絆
 有些忸怩

回頭一笑
 猶如先生書卷裡
 飄出一枚書籤
 朴質
 精緻

記憶之流穿過一生
 穿過陰陽兩界
 無終無極

我們都是
 自己的記憶河床
 是河床裡
 不曾頓歇的水

為了悼念“現在”
 這即將被流水掠去的
 古城春江
 神秘夢幻之夜

我們點亮
 一千盞河燈
 將繁星般的小火
 撒向醉意闌珊的江面
 把悠悠時光
 灼痛

鳳凰縣

河燈

2002年寄自廣東

■魯鳴

永遠的故事

這是永遠的故事
大膽的親吻背叛的
在眾人的眼皮底
時間翩翩起舞
太陽躲起來
因為它罪孽深重

有人憂心如焚
有人歡天喜地
更多的人竊竊私語
你的注視一觸即潰
於是這個世界遍地是床
而牆外長出眼睛和耳朵
看戲聽戲無法迴避

都市已被風乾
我又回來了，尋找
往日情節和時髦的衣服
我開始嘔吐
我知道我已經懷孕
但我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我有堂堂正正的丈夫
我絕不去做手術

我喜歡你的象牙塔
你讓我情不自禁
我為你而活
柔情萬種
我不斷地製造風流
讓人們在茶餘飯後

年復一年地喋喋不休

我聞到了空氣中 嗆人的氣味

你的哭泣在我意料之中
我聞到了空氣中嗆人的氣味
書頁濤濤在退出江河的聲音裡
一錯再錯

我看不見你的身子和高尚的面孔
我和你各自歇斯底裡
在頭髮掉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把頭剃光，讓它露出禿頂
讓不毛之地成為我和你之間的距離
一目瞭然

在蜷伏百年的冰霜凍結了之後
我只好告訴你
我不是用詛咒來結束戰爭的男子
你病了，患精神憂鬱症
我在想像你時有一種恐懼
害怕你殺人

其實你的心是一口清井
你所愛的人仍舊太單純太書生
這件事使我明白了空氣的不乾淨
那嗆人的氣味傳播噩耗
而我們自身漸漸也成了那種空氣
到處嗆人

2002年寄自紐約

■劉春

生活

說出這個詞，天色就暗了下來
舊相冊收攏飛翔的翅膀
哦，這是八月的鎌刀，這是血，這是一
段感情的慘淡開端。主角
是一塊風華正茂的岩石

稻草已經燃盡，雪花撲向
獨居者的屋檐。有人在暗中寫字
他寫下“恨”，他所暗戀的
女人就永無寧日，而他寫的是“愛”
隔壁傳來了幽暗的燈光

另一些時候，他說出“沙漠”
大地上仍然花草遍野，說出“洪水”
與此相關者卻永保平安
“唉，時間的煉金術……
上帝賦予每個人同等的才華。”

無端受控的人也有無邊的想像：
大風收拾黃葉，凌亂的書卷
自動歸位，老照片閃爍溫馨的色澤
一樁半個世紀前中斷的約會
在兩篷飄揚的銀髮中間繼續進行

惡夢中走來的人，不會顯露
事實殘酷的一面。從童稚的聲音
你看到時間的魚尾紋，從一些人的生
你看到死，而這只是一閃念間的事情

是時候了，它展現神秘的容顏——
“設計事件的人，事件給你設計結局
你給我以詛咒、以蔑視、以無所事事
我給你近視、失語、恐怖的白日夢，以及

■古弦

天堂 難民

14/11/2002 雪梨

許多人說澳洲是天堂
是的，澳洲是他們的天堂
不是我的

他們一來便領取老人津貼
他們一來便領取失業津貼
或者特別救濟金
有的一領就領到死
他們的兒女享受家庭補貼
或者教育補助
他們搭公共車半費
買便宜西藥

許多人說澳洲是天堂
是的，澳洲是他們的天堂
不是我的

我三十三歲來到澳洲
一直納稅納到五十五歲
我妻子三年多縫衣工廠
二十多年郵政到現在
還要繼續挨下去

社會部說：我屬於高收入家庭
我的大兒子十五歲
便被終止家庭補貼
讀大學要打半工
我的小兒子
生下來到現在一毛錢補助也沒有
每個週末要到麥當奴工作

所以，澳洲是他們的天堂
不是我的

那些人有的在餐館當廚師
或者洗碗
有的在肉店裡切肉
或者在雜貨店打雜

那些人有的在家裡替衣廠縫衣服
或者替人化妝，剪髮
有的在替人修理汽車，電器
或者替人剪草

那些人有的是男，有的是女
有的來自越南，高棉
有的來自寮國
或者中國
或者其他
地方

那些人來自不同國家
講不同的話
搞不同的活動
有的每年四月三十日
到越南大使館示威
有的到中國領事館前靜坐
有的去集會
保衛人權

那些人有一樣相同
他（她）們一面做沒有納稅的黑市工作
一面假報失業或者生病
領取政府福利金
之後久久便買一張機票錦衣歸鄉
回到他（她）們拼命離開的國家
車大砲

今天我要告訴你一些
真實的感受 入夏以來
陽光第一次爬進我面北的窗子
它的微笑讓我不寒而慄
此刻 窗外一棟樓房正在消失
據說是一個貪官的紙條把它摺倒
而另一座樓房在昨天凌晨
被大火拔向天空

這是一個讓生命蓬勃的夏天
而我經營半生的生命大廈
被一祇破壞的鋼釘擊毀
我狼藉的歌哭
正被午夜的擊打洞穿

今天我要告訴你這些
一切都座落在破壞之中
並被陽光傳送著
我們多麼幸福啊
有幸見證了被陽光破壞的過程
自外而內
最後的破壞誰能修復

2002年寄自黑龍江

那些人有一樣相同
他（她）們不要臉
心安理得的用
我們
我們的妻子
我們的兒女
納給政府的稅
買名牌
上館子
去旅遊

那些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魯荒

■

■

■敘靈

搬家

從一處搬到另一處
一年中總有這麼幾次
在城市的某處喘氣

這不是季鳥的遷徙
也不是為了一口清涼空氣

一年中總有這麼幾次
語言丟在路上
不安的聲音塞滿口褲

從一處搬到另一處
生活突然停頓
就像打開的書本被攔腰撕掉了幾頁

仰望

河水流走了
好的與壞的都沒留下

這些年 穿過一條條道路
你以為你就可以回家？

來的路與去的路呵
都不通向一個叫村莊的地方

只有孩子們還在風中仰望
星星晾在高處閃閃發光的衣裳

■風中百合

按時服藥

更深暗一些 每片葉子的邊緣
一片向你掩蓋著另一片不可捉摸的
綠和綠 更換日子

你還穿黑衣服
一臉從未病過的笑 那空泛的質地
被不孕的陽光挖空成最黑的廢墟
最白 不動聲色——

寂靜那麼遠
當往事被流放於黑暗的軀體
夢寐的醒著的 你的驚恐
在深夜的天空中盜汗
拽出所有的影子尖叫奔走

按時服藥 他說
像約會那樣準時 你逃不出這
每天的饑餓
然後呢 親愛的

習慣這純粹的缺陷 位置仍然空著
而他們已開始 湊近對方的嘴唇
開始啜飲——

於是做愛 於是死去 於是 剎
那易碎的美
於是他們在他們外面
又在裏面

直到鮮明的詞象不可能誕生的孩子

已在感官的內部
啼哭 一個女人美麗的假象
被一切失散繼續切割著
按時服藥

一首劇毒詩的一部分 在苦惱
在生理上苦惱
在每月一次的失血中呻吟
在每個字的背後隱隱作痛
請按時服藥

■沈魚

鏡

你躲在鏡子裏看我而我不知道
你離開時不帶走一絲風
雨絲挂在麻木的窗簾上
雨痕佈滿我疲憊的臉

我探頭向鏡子深處張望
裏面空無一人
我走到鏡子背面
一張陳舊的鉛紙貼著
一個暗紅色的字：紅

日子的血變得比墨還黑
日子的臉抹了一層厚厚的灰
“你躲在鏡子裏的哭聲多麼尖銳！”

你用你的薄切碎了我
你毫不在意
你用沈默一點一點地
遠離我，你毫不在意

我終於忍不住了
我的眼淚流出來了
你在鏡中多年而我從未發覺
我以為哭聲來自於我孤獨的肺
我錯了。你尖銳的哭聲扎傷了
我的聲帶
你像雨裏的煙霧一絲一絲地散去
而我發不出聲
我被宿命的樹根絆住了腳

從此後我孤身一人
有時我在鏡子裏面
有時我在鏡子外面
更多的時候我讓鏡子把我從中間
破開——可是我再也聽不到你的
哭聲了……

■康城

指尖清涼油

房間被燈光和陰暗劃成柱狀
機械式的劃分
把人固定在座位
你指尖的清涼油
觸及我的臉頰，額頭
靜止的劃分將失去規則
它們將復活
它們不會止於觀望
但仍然不能介入
事物的任何秩序

■徐南鵬

故鄉

如果一隻鳥飛過

如果飛過又停了一下
如果停了一下又落下來
如果落下來又開始歌唱
如果歌唱是遠遠不夠的
還要在大地上築巢 飛翔
我就把詩給她 讚美她
把自己洗乾淨
把血 骨頭
給她 肥沃她

紫雲英

佔據了這一畦田土，還有那一畦
以及更遠些的 我目力所及的故鄉
都被它的小歡樂充滿了
但不會顯得擁擠
風吹過就泛起微微的波紋
像大海堆起細浪 秩序 自然
停留在那裏很久了
又像是剛剛到來的 暫短的
不聲明什麼 也不喧嘩
就想讓一個人知道
這一片田土 開出了花
是肥沃的 來年有更好的收成

■子不與

遭遇

把褲子提起來
這句話
在論壇上我常說
幫朋友們提提帖子
後來我和一個妓女
遇到警察
他也說

把褲子提起來

■黑棗

風扇壞了

風停了。那天中午我在夢中
被一條寬闊的，無遮無攔的道路追趕
風像一盒奄奄一息的錄音帶嘎然而斷
我抓著一把脆生生的汗珠醒來
我發現：風扇壞了
疲憊的風葉子像三尾垂死的熱帶魚
我使勁拍打有點發燙的塑膠外殼
就像拍打著一頭愛偷懶的拉磨的小毛驢
在這個燠熱的午後
我絞盡腦汁也無法使風扇轉起來
突如其來的憂傷像一副磨盤般地壓在
我心上

壞天氣

壞天氣說來就來。暴躁、不可捉摸
一個失戀的女人走在路上
像一顆魚雷在深水裏潛遊……

高高在上的天空似乎突然間好脾氣起來
放下架子，將寬闊的臉龐俯下、再俯下
有誰知道它滿懷著一場暴雨的陰謀
或者遠處海面上
一千艘貨輪也運不走的颶風……

■江浩

希望

現在我聽到了一個美妙的聲音
自日出的希望裏傳來
思想的疼痛源於時間無法劃出
一次勝利是不是永久的勝利
我把手伸進水裏
卻撈起歷史的感歎
一本書或一個舊櫃檯
在靈魂深處發出金屬的光彩
自由的空氣在小村上空滑行
我們張開雙眼凝望山崗盡頭
一對年輕人在愛的海洋裏歌唱
就這樣點亮一盞燈並舉過頭頂

舉過頭頂在一個秋天
或一個春天 夢想的翅膀
展示飛翔的慾望與上升

■張旗

業餘木匠

父親是個漁民，但他喜歡曲尺和斧頭，
就像我，一個公務員，用夜晚寫詩。

他做了很多東西：櫥櫃、桌椅
還有我們的搖籃。儘管
這些東西如今都遭到了遺棄，
但比一行詩結實耐用。

他做了一個自己的木偶，懸掛在牆上
就像我把自己放在詩句中間。
我們有個共同的悲哀：
他從不把自己當作一塊好料，
而我可能高估了自己。

■林養

破 碎

破碎的大缸
才能裝進小缸
這是許多年前
你跟我講的道理

媽媽，我本
不該再提起
那天，姥姥是否就這樣
裝進我們心裏

■游離

好日子

大年初二，我帶著妻兒
回娘家，奶奶說這天是黃道吉日
我坐在班車上，身邊偃著我的女人
女人的懷裏偃著我2歲的兒子
在稍微有點顛簸的車上，女人和孩子
睡得香熟，我坐著
時而眯起雙眼，時而望著窗外
那些倒退的樹、田野以及遠去的村莊
漸漸地，感覺到
肩膀上的濕熱和些許的重量
我挪了挪身子
把身邊的女人摟得更緊

一定有什麼擊疼 了我

一定有什麼擊疼了我，卻不顯露出來
一定有什麼直接落進心裏
小住一段時間，或者行程匆匆

隨著血液就到處去流浪
一定有什麼最終到達我的腦袋
一定有什麼就此不走，成為我
一生的伴侶

■俞昌雄

和秋水有關的 一段記憶

早在三年前我就想表述這樣的
場景，比如潦草，比如紮成堆兒的
稻草人
陪伴它們守望的曠野中的秋水
秋風斷斷續續。最早枯萎的那枚落葉
黃昏時分飄離枝頭，它曾經也試著
用秋水的
反光，試著用它照亮踏歌而舞的身影
那已消亡的已裹緊的記憶代替了這一切
可是誰又能聽見曠野中的呼喊呢
誰在稻草人閉上眼睛的
那一時刻，遞給我秋天金色的王冠
秋水有時也能看見自己的深淵
我由此相信秋風中的私語，相信
悲愴的思想
要在沈寂的歲月背後鍛造一句頌詞
讓秋水流向季節深處
讓腐朽之物徹底腐朽

■但影

飛起來

幽暗的舞廳
她邊吸著大麻
邊對我說：

飛起來的是我
飛不起來的是這個城市

夢遊的老人

在深黑的夜裏
那位夢遊的老人
一次次地從床上坐起
來到空蕩的大廳
一次次地把大廳中央那面鐘
倒掛過來

■吳語

回 憶

三隻斑鳩飛落鐵軌，一隻
蹲在電線上打盹
拾荒老頭張望著經過
它們也不飛起，只是
往旁邊挪了挪，又
挪了挪
而回憶像一粒鉛彈
打落打盹的
一根羽毛

流星雨經過 昆都士的天空

是流星雨還是防空的炮火密集劃過
小莫罕默德分不清，它們一樣璀璨
一樣地照亮昆都士漆黑的天空
他的父親正埋伏在荒郊
妻子的墓地旁，想念多年前一顆流星
帶走的願望。啊，多麼美麗的心願
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孩子來了可是

愛人卻湮沒在昆都士倒塌的家裏
飛揚的塵土迷住視線，彷彿爆發的
流星雨灼痛小莫罕默德的眼睛
他用骯髒的袖子擦了擦
耳朵震得難受，但還聽得見腸子轟鳴
不想許什麼願，不想要明天

■吳季

行走麗江

——我最怕煙雨濛濛

最怕在石板路上走，慢悠悠地
最怕發瘋，是的，我最怕
死人臉上豐滿的笑容
映在森森的水窪裏，我怕
一切都還來得及

最怕在入夜的橋頭曬太陽
女孩抱著電視，老婦
廝守一隻貓，而茶花盛放
在一面照壁的下方，我最怕
名人的題字被放大，鍍金，膜拜

最怕從墓地那邊傳來的
單調的接吻聲
在地震之後，我最怕
小男孩耳邊兩粒小小的黑痣
和轉身時偷偷摘下的鬼臉

是的，我怕我的心已經變懶
變酸。我怕，怕愛情鑽進酒吧
音樂停頓，道德的水位上升
以及討價還價，當高音喇叭拍賣
我那一錢不值的民族

外搭七座雪山，五塊草地
和一隊烤熟的烏鴉

■顏非

科學斷想

生長時間的鐘日益沈重
傾斜、破碎
一片柔和的時光斜照

歷史沈澱為一面動態的鏡子
事件跌落偏離時間的維度
在未來展成完美的對稱

一覺醒來 我和一隻古猿
相逢在鏡子裏

■朱佳發

暗 示

水。明明滅滅
變幻莫測。水以及顏色
禁錮：藍或綠
釋放：舞動白色
注入體內：鮮紅
那寧靜、那妖豔、那刺眼
瞬間。潛在。永恒
水的俘虜

祖先的暗示
露出端倪
成長處的隱秘
隱秘處的成長
一經流動，風即是河流
被暗淡部分拋棄

被明亮部分引誘
果實。障礙。陷阱
或酸或甜
蒙蔽的是眼睛還是心
故事佈滿謊言

結局溢出掌心
某種水越過柵欄

■何立生

無題

我去了，去佔有一切作為我的延續
就像將被佔有，成為大地的身軀

被砍去了雙腳，我依然
昂著頭顱驅逐視線

■歐亞

這是9點11分的 北京

這是9點11分的北京
我拍一下她的屁股就走了
幾天來跟我鬼混的兄弟姐妹
還在夢中
我在寒氣裏打呵欠
彷彿在抽煙
跟許多外省的下半身一樣
我讓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發出哼哼唧唧的爽聲
而在陽光下
它像一隻名貴的皮鞋
隨時可能給我一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言

——2002年對福建青年詩作的一次閱

◎曾念長

我站在祖國的心臟
感到寒冷
北京的風把一粒粒沙子
丟進我的眼睛
我咒罵著流下眼淚
而祖國的心臟一動不動

1. 沒有傳統的福建詩

從現代詩上看，福建有沒有詩傳統？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上，我剛好與安琪的判斷相反。安琪說，福建詩的傳統始於蔡其嬌和孫紹振。這樣的論據實在讓人覺得勉強，更不用說心服口服了。我想一種文化形成了傳統，兩個因素是少不了的，那就是空間的廣度和時間的厚度。回到詩這個問題上來，說白了就是這兩點：詩人是否在他的時代影響了一批人以及詩人是否很幸運地擁有了一批與之一脈相承的追隨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說北大是有興盛的詩傳統的，因為在這個學校裏出過像海子這樣的標誌性人物。我自然不敢菲薄蔡其嬌和孫紹振這兩位福建文藝界的老前輩，他們的個人氣質和修養也確實讓人不服不行。可是，若因此斷言他們是福建詩傳統的源頭，那我看這只不過是安琪按照自己的一廂情願製造出來的“正統”罷了。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安琪這種意欲為福建詩正名順言的良苦用心。可惜安琪一招劍走偏鋒，沒能刺中要害。且不說一種傳統的形成對於詩的發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單就事實判斷而言，我斗膽放言，福建是沒有詩傳統的。至少目前還沒有。

我的判斷可以通過福建70後的詩狀況得到局部的論證。我所理解的福建70後詩人，包含了三個時段的劃分：第一時段是70年代前期出生的詩人，包括徐南

鵬、康城、吳語、吳季、張幸福、樓蘭、林忠成、俞昌雄、陳慰等。這一批詩人在中國詩70後大潮中一夜之間成了主角，並掌握了對這次詩潮流進行命名的話語權。第二個時段是指7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詩人。由於在新世紀初他們大部分還是學生或剛從學校裏走出來，風起雲湧的70後大潮對他們而言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道門檻，一些人脫穎而出，也有一些人風多響沈，蹣跚來遲。前者如歐亞，後者如沈魚、游離等。第三個時段是指80年代出生的一批詩寫作者。我以為“80年代”是一個無所謂有的概念。二個意思：第一，“80年代”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70後”命名的一次趕潮，是概念炒作下的一個催熟物；第二，目前只有80年代前期出生的一批人擠進了詩前臺，80年代後期出生的究竟誰主沈浮尚未可知，因此任何人都還無法這麼早就給這十年的詩寫作群體作出概括。綜上所述，我把這一批特殊寫作者歸入到70後寫作群體當中。在這一批人中，福建目前比較活躍的有但影和陳舊。當然，我相信還有更多的優秀詩寫作者潛伏於各個角落。

那麼，這跟我前面說的福建詩傳統有什麼關係呢？答案終於來了。一個可以肯定的事實是，不管從橫向看還是從縱向看，福建70後的詩寫作都處於一個非常分散的狀態，各走各的路，誰也管不著誰。你說是各自為政吧，我不反對；你說是占山為王吧，我也沒意見。反正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分化在三個不同時段的寫作者之間表現得猶為明顯。你很難找出他們之間有什麼一脈相承的關係。甚至你會發現他們心態各異，脾氣相遠，互不為謀。即使在同一時段中，你也很難找出若干個以上的寫作者“夥同”的蛛絲馬迹。由此看來，福建的詩寫作既沒有經也沒有緯，何來傳統之有？我只能說的是，每一個時段的寫作者由

於身處其中的生活背景相似，他們的語言多少散發出相似的氣息或氣質。詩人流沙河的名言是：“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耳朵／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套用他的話，那我要說，一代人有代人的聲音，一代人有代人的語言。而這正是我所關心的。因為只有一代人發現並保持了一代人的語言，詩作為一種語言的藝術才有高潮疊起的可能。我不能昧著良心說福建的詩有多繁榮，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猜想：正是福建詩還沒有一種一統天下的傳統，才使得這個地域的詩有可能出現橫向的千秋各異和縱向的推陳出新。這種局面，我不能說它好，也不能說它壞。我現在能做的就是，閱讀這些青年詩人的作品，然後把我的感受告訴給讀者大人。

2. 吳語、康城、徐南鵬、俞昌雄、邊緣、吳季

70年代前期出生的詩人群體中，我主要想說說這麼幾個人：吳語、康城、俞昌雄、徐南鵬、邊緣和吳季。應該說在福建70後的寫作群體中，這一時段的寫作者是最整齊最壯觀的。不考慮還有被遺漏的一大批寫作者，單就我所列舉的這六人，足可以一斑見之。吳語的語言是讓人賞心悅目的，像一種有棱角的石頭，剛性、硬度、重量、粗礪都不缺。而他的句子就是按照語言形狀的相互齒合建築起來的，結實而富有力度。他的詩是沒有敷水泥的一面石牆，粗糙而有質感。這使他在白紙黑字間顯得成熟，脫離了一個文學青年所具有的稚氣和膩氣。當然這是相比較而言，實際上他的語言還是缺了一點漢語詩應該俱備的渾然天成。他過份強調一種意思的表達，因此不惜動用了很多邏輯辭彙。我還是堅信這一點：漢語詩講究的是氣脈的首尾相通，而不是邏輯的天衣無縫。此外，海子說他的語言是一堆亂石的堆砌。那麼，吳語的語言相比之下就太規矩了。如果他探索，如果他創新，詩在他手裏將會變成什麼樣子？說到這裏，我想到了康城。我又一次不得不提起他，這位冤家路窄的師兄，他讓我無話可說卻

又不得不說。他對詩的執著讓我感到驚訝，他對語言的崇敬近乎一種武癡的行為，他對一種趣味的迷戀讓我不佩服不行佩服了還是不行。然而，佩服歸佩服，兄弟歸兄弟，我們還是沒法說到一塊去，儘管這不是我有意而為之。何苦呢？我理解他為詩語言的創新付出了嘔心瀝血的苦心，這也使他獲得了應有的報償，今天他在中國詩媒體相較於別人的頻繁亮相，已讓他風光十足了。但是，與吳語的保守相反，康城對語言的創新恰恰成了一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危險。他一頭紮進語言的世界裏，於是失去了抽身而退的自由與從容。由此我的定論是，康城的詩缺少了生活的底座和抒情的容量。但康城還是要表現生活，還是要直抒胸臆。很快康城力不從心了，華麗的語言成了塑膠花，繁華的根部沒有任何血色。

說說徐南鵬和俞昌雄吧。該怎麼說他們呢？去年為了寫一篇評論我就讀了他們的不少作品，今年再讀他們新作，一個淡淡的感覺是：徐南鵬的語言褪色了，而俞昌雄的語言卻起色了。當然淡淡的感覺也表明我的內心是波瀾不驚的，我還在路上等待著他們在詩上的更大改觀。具體來說，南鵬的詩失去了以往他在句子中再現現場的能力。至於昌雄，他的詩還是在表現優雅。但今天的優雅比以前自然多了。在這種情況下讀他的詩，口感還是不錯的。有目擊者證明，他有著相當優美的舞步，這大概就是他的氣質吧。好了，現在給讀者大人介紹一位新人：邊緣。直到最近，他才闖進我的視野。這位畢業於廈大美術系的年輕詩人，現在隅居三明寧化。在我看來，目前他的作品未必有多出色，甚至他的語言還未超越一個基本的層次。但老實說，讀他的作品，我有了更多的靈感。我想起了曾與韓東等人混迹於“他們”的于小韋。顯然我不是在詩成就上把邊緣和于小韋相提並論，我只是在他們的詩背後發現了一些共同的特質：美術。美術對詩有益無損。從事美術的人心裏默記著位置、形狀、比例、色彩等構成物質的元素，知道該淡去一些什麼，

也知道哪裡該加一筆。自然，如果詩也具備這樣的氣質，那是再好不過的啦。這是個盲人讀詩的年代，詩人最好不僅要有畫家的表達能力，還要有雕刻家的修為與功力，通過語言讓世界的原形浮凸出來，讓盲人一伸手就知道了事物的冷暖與模樣。話再回到邊緣的詩上來，我又覺得遺憾太多了。他總急於抒情，總愛拖泥帶水，總是在乾淨的畫面裏掉進一些不必要的污點。這麼一挑剔，最後只剩下他的那一隻〈鳥〉是不錯的。有關邊緣的話到此為止，最後來說說吳季吧。早先的時候我還真分不清吳季和吳語到底誰跟誰，後來才知道他們是陰差陽錯取了兩個容易讓人眼花的筆名。不過他們倆還真是湊成一擔的：在福州大學的時候是同系的師兄弟，現在又合夥經營“詩旅程”網站。不同的是，吳季的作品文氣重了一點，儘管有胸襟，有正氣，但力量不足。在我眼中，作為商人的他應該把詩寫得更世俗化、更人性化一些。

小結一下。以上六個人，除了邊緣，其他人都把詩語言掌握得很溜。但不知為何，我總覺得他們被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束縛住了，無法將最有新鮮空氣的那扇語言視窗打開，無法讓人進入一個心曠神怡的世界。僅此而已，原諒我不能說出更多的什麼了。

3. 歐亞、沈魚、游離

第二個時段的詩人，我現在目力所能及的只有三個人：歐亞、沈魚和游離。不排除挂一漏萬的可能，但跟前面的一撥人相比，這為數極少的幾個顯得太寒碜了。福建詩界應該反思一下，為什麼在風起雲湧的70後詩浪潮中，福建只出了這麼兩三個“一出生就長大的詩人（安琪語）”呢？不都在說福建人傑地靈嗎？

歐亞。我以為這個時候對歐亞的詩進行階段性小結是正合時宜的。這位被稱為在2000年“憑著二十幾首短詩轟轟烈烈登上中國詩壇”的年輕詩人，最近經常出沒於福州的大街小巷和各種各樣文化人的聚會。他當記者去了，忙得一塌

糊塗，詩自然也是顧不上啦。但他在反思以前的寫作，在回憶他寫出沁人心脾的詩句的那些日子。然而一切都變了，從他最早的〈登山〉到後來的〈我聽到警報，在清晨的夢中〉，我親眼目睹了他神速般的變化。他自己也承認，曾經有一種美好的語言感覺，沒有好好珍惜，現在已無法失而復得了。這位有著“經典情結”的年輕詩人，早在還是個初中學生的時候就在他的語文老師的影響下接觸詩了。但我不知道這一晃十年間他究竟寫了多少詩。也許真的只有那為數不多的二三十首，也許對他來講輕易地向讀者拋出一堆作品來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以至於2000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中國70後詩浪潮中佔據一席之地時候，向詩壇和讀者上交的僅僅是二十幾首老鼠屎般短小結實的口語詩。那時候，他還是個正準備著走出福州大學校門的學生。處女般的詩像他的社會身份一樣沒有遭遇什麼仇視和擠壓就在詩界找到了容身之地。然而，社會包裹著層層文化的腐氣，詩像試管中的真菌見光就死！奔波二年，就像是要了他十年青春。儘管他是最頑固最堅持的一個，但我看得出來，他已經感覺到找不著北，無處是從，往日的簡單被各種思緒纏繞成一團繭。休息一陣子吧，歐亞！詩不是一個人的全部，況且退一步海闊天空。

沈魚，這個充滿了嗅覺危險的名字，會讓男人十之八九栽個跟斗。儘管在網上幾經交手，但直到寫這篇評論之前，我才在他的簡介中吃驚地發現這是個男性。色乎？惑乎？這位1999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的詩人，現在像個單身女子一樣流浪於上海這座眩目的城市。他說：“我薄薄地在人群中側身而過，沒有人注意到我，再沒有人問我：‘你愛不愛我’。”而當我在網上、紙上讀著他更多的詩時，他像張愛玲一樣憂傷、低迷和柔軟的句子，叫我如何不再相信他是“薄薄”的一介女子？錯了，大錯特錯了。他把角色反串得近乎天衣無縫，他的詩彷彿出自一個極有天份的女子之手，但他已向我們澄清了一切事實

，他是個男性。這太可怕了！我一下子想到了詩人雪萊，想到了歌手張雨生，以及相似的更多的人。他們不都也表現出了這種不可思議的獨特氣質嗎？我等待著沈魚的奇迹！

該是游離上場的時候了。當他還在集美大學時，我們就有過詩上的交流。那時他的寫作跟今天的寫作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從昔日對繁複美學的刻意追求到今日簡樸風格的水到渠成，士真當乃刮目相看呀。謝天謝地，我還是要感謝網路，感謝網路給了游離一個別有天地。我親眼目睹了他在網路的世界裏是如何一步步地讓自己的詩年輕起來而不是未老先衰，如何學會在與別人的交流中獲取對自己有益的養分。但我敢說，這不會是個永久的好景。對於詩，他基本上不肯發表什麼創見，他自認為在從事著“沒有把握的寫作”。是真沒把握，還是高人不出招？不管怎麼說，詩不是和稀泥。而就目前看來，我只能說這位還算勤奮的年輕詩人已經找到了詩語言的感覺。然而時日尚早，社會是一個醬缸，網路就是一個社會，游離會不會在醬缸中被染得一無所有？是我杞人憂天，還是我危言聳聽，亦或是我居心不良？游離冷暖自知。

還是要小結一下。從吳語、康城到歐亞、游離，不過是同一代人的十年變遷，我卻感覺得到他們的語言有著質的區別。從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社會急劇轉型。新顏舊貌，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生活方式注定了他們在審美情趣和表

達方式上難以走進同一條河流。然而，不變的只是詩，該變的是詩的樣子。誰在與時俱進，誰在抱殘守缺，就看各路英雄的姿態了。

4. 但影、陳舊

我迫不及待要提到這些年輕人的名字。當他們的作品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得到我的大腦受到了一種強勁的衝擊。他們是與眾不同的，甚至他們在詩的另一個軌道上運行。我想起在學校的那陣子，98級的學生在2000級或更低一級的學生面前老得不行，聽著他們時尚的口頭禪，看著他們新新類人的俏皮面孔，我們自歎這個世紀之交斗轉星移得太快了。詩也是如此。“70後”的詩運動方興未艾，一批80年代出生的牛犢們又舉杆而起了。福建的但影和陳舊就是非常活躍的份子。儘管“80後”的命名顯得太急於求成，但他們確實發出了屬於自己的聲音，阿斐等人也以天才般的作品展示了他們後來居上的實力。就本省而言，廈門大學的陳舊獲得了快速和健康的成長。至於福建師範大學的但影，我個人的感覺是他泥沙俱下得厲害，有些作品很好，有些作品則糟糕得一塌糊塗。關於他們，我不想說太多了。畢竟對於他們來說，現在就下定論還為時尚早，詩對他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只不過是一種青春期的衝動。未來他們會怎麼樣？能不能把詩堅持下去？我不得而知。

請允許我作最後的總結。“十年一場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企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陳銘華

驚 馳

一彎一彎又一彎
掠過樹林還是樹林
穿越隧道再穿越時光
一輛SUV和一隻鹿
在古木之下時間的背面
凝住

2002年八月廿七日 Yosemite

天堂鳥

薔薇
玫瑰
牡丹
皆不是

被囚的先知
你夢為蝴蝶
那披髮飛行的也不是我

2002年十月二日 洛城

新年文告

拋一頭顱在台拉維夫
一巴勒斯坦村莊轟然焚燒

一張封條在平壤揭開
一窩亡魂在東京悚然驚起

一個人在華府口沫橫飛
全世界的蒼蠅在巴格達上空盤旋

2003年元月一日 洛城

■潘國鴻

好大的森林

一位女孩
一個人
站在
三棵樹
和
兩棵樹
之前

2003年1月4日 9:20pm 稿成

失 眠

一隻羊
兩隻羊
三隻羊
四隻羊
五隻羊
六隻羊
七隻羊
八隻羊
九隻羊
十隻羊

·
·
·
九十一隻羊
九十二隻羊
九十三隻羊
九十四隻羊
九十九隻羊
?
?
?
數錯了?

我為什麼寫詩写诗
為什麼把處境搞得如此糟糕
然而星星和走獸，蝙蝠和咖啡，
都是詭辯詭辯
我相信有名的詭辯詭辯

黑与白，一些器官移到鬼世界中
等來的卻是絕望
朋友的畫冊就在旁边
除非有螞蟻嗅著血的甜味兒

千萬別把陽光和藤葉當炒餅
和涼拌西紅柿

我們為對方看清了自己
想你，一定要星夜兼程
我出手奪取它的生存

我踐踏自己，渾渾噩噩

這個世界就是廢品、防腐劑和擁抱而別

春天，我一息尚存
生于二零六二年
之後吊在頑強的樹上
從廚房的牆突出臂膀
等著吧，風暴早晚會來，
我早晚會見到你

再數

一隻羊
二隻羊
三隻羊
四隻羊
五隻羊
·
·
·
九百九十九隻羊

■殷龍龍

春天，我一息尚存

■王性初

外灘的鍋煮著 上海的夜

夜幕已悄悄跌了一跤
透明的外衣脫落
熱帶魚游弋於旁
藻類搖曳生姿不覺勞累
華燈是胸罩之鈕
一排排一行行統統解開

泡吧的泡吧攬腰的攬腰
細語的細語酒醉的酒醉

演繹起步演繹過程
演繹自然演繹造作
演繹細胞的分裂
演繹潮汐的漲落

乾柴如語聲聲飄在十里長街
不是洋場的洋場更勝於洋場：
“I love you！”
“阿拉勿要！”

2001年9月28日寫於上海

羊年心事

彼此在電話線上捉迷藏
煞是有趣的幸福

Hi
有趣

看不見熟悉的陌生
聽不到篤定的猜疑

■伊農

文 學

1.
借生命之樹
發芽

在人生不同的季節裡
開顏色不同的花
結形狀不同的果實

2.
只要生命存在
就會
不停地生長

2002年寄自寧夏銀川

經過壓縮的問候
新春快樂！羊年咩咩！
遠遠的愛愛的扁扁的低低的

拿起被繫牢的一端
握著了雙方的氣候
落雪的刮風的下雨的陽光的
統統在細細中流著流著

每一次回音都及時
每一次問答都會意
睜開銅鈴大眼
總想捕捉巧妙的躲匿
卻仍是雪仍是風仍是雨

■余問耕

道情四首

愛 情

一隻空的酒罈
期待把心事傾注
釀出苦酒甜酒
留給時間品嚐

心 情

一片流雲
隨著氣候的冷熱
而煙 而雨
迴環反覆
尋覓一個叫平靜的地方
停駐

人 情

風與海的牽纏
瓜葛著船的命運
茫茫人海
要怎樣的氣象臺
才能預知愛恨

雨 晴

一片雲把天空分割
成兩岸的雨晴
我在這頭愕然張望紅日
你在那頭喚雨呼風

哭笑陰晴如臨鏡前小立

2002年10月12日 寄自越南

情 歌

1

當我唱第一支情歌給你的時候
我並不是想離開你
而陽光已從地平線上邁著細腿走近了窗前

分別近了，阿蘭
我們用了很短的時間便用盡了一生
在黎明降臨時，誰又能阻止生活的發展
從夢中一步跨出，世界就粉碎了一切
阿蘭，我們的愛只是一塊透明的玻璃
走的越近就越寧靜

在中間隔著的，便是薄薄的世界
世界使我們站在兩邊
就像站在白晝與黑夜
阿蘭，在你走入睡眠時仍會記起我的影子

我只在白天做夢，遠離城市與人群
而你在晚上給我寫信
寄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阿蘭，郵局還沒有開門
只有你在街上，隔著寬寬的道路望著我

2

我從最遠的火車站開始起程
順著鐵路，走過一千座城市
阿蘭，玻璃是透明的，我們無法穿越
就像我在村莊中站起來，像一個農夫
像我的父親充滿了悲傷

阿蘭，生活是無奈的
你只能看著我在繁華的地方乞討
我來自遠方，卻無法回到那裏
玻璃高得像一座城市
分開的只有我們兩個人
阿蘭，我不富有，無法買下一片
天空給你

3

在酒吧裏喝酒
順著燈光 四處張望，阿蘭

你在巨大的窗戶外面走過
夜晚是你的，我無法醒過來
無法尋著舊路回家
沒有一輛計程車會帶我上路
在下雨的城市裏，我走得太慢了
像緩慢的時針在街道上跳動
阿蘭，你在窗戶裏面寫信
我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像孩子一樣迷路離你遠遠的

4

阿蘭，我唱情歌給你
在不喝酒的時候
隔著薄薄的玻璃，一個音符一個
音符地唱

阿蘭，世界在我後面，我沒有什麼
給你

我翻遍了所有口袋
只有一張車票
阿蘭，我在玻璃的這邊走的多遠
你都能看到
我望著你回家，一個街道一個
街道地走

城市裏在下雨，阿蘭
我在玻璃的這邊 在人群湧動的
馬路上 一個人

99/11/4 北京

那一年春天你在哪裡？
你可知道我在等你
我走過空寂的相思林
只聽到鶯兒一聲嬌啼

那一年秋天你在哪裡？
你可知道我在等你
我走過空曠的相思夜
只見到月兒一臉稚氣

夏天的風該認識我
我曾在風中久久尋覓
冬天的雪該認識我
雪原印證過我的孤旅

我想收穫一瓣純情
我想珍存一縷詩意
但走過四季我兩手空空
只有希望還藏在心底

到今天我才終於明白
這蹉跎歲月的全部意義——
我是在等著你長大呀
我長大了就為等你

從茫茫無際的人海中
你一下子就找到了我
在這萬紫千紅的又一春
我一眼就認出了你

我相信這一定是前世之緣
你我的相逢全是天意
甚至這神奇的互聯網絡
也是為了這愛而設計

我會永遠珍惜這份緣
我將永遠呵護小妹你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今世當以天使奉之

■蔡克霖

有關塔的兩首詩

1) 比薩斜塔

我用廣角鏡
要扶正你
也把你的謙遜
夾進歷史

想起
自冕的偉人
昂著高傲
逼迫歲月感恩
而最終
誰又逃脫了
唾棄

很多人
是喜歡你
這稍稍傾斜的
角度的

我用廣角鏡
要扶正你
彷彿你在對我說：
現在的模樣
你很歡喜

2002/5/7

2) 在埃菲爾鐵塔前

在埃菲爾鐵塔前
一家中餐館門口
我看到了一位成熟的少女
向遊人散發一本本小冊子

■莫非

來年的青草

一些水，帶著聲音下來
一些綠，堆呀堆到山頂

催命的花兒開在腰上
有的人走了，走了也好

房子一間接一間的
只剩下窗台的塵土

嘈雜，如兌換過的錢幣
關上門的庭院永無寧日

孩子們從東哭到西
回家回了別人的家

滿眼都是來年的青草
今天看了便不會再生

她說她是從大連來的
在這裡留學
不知書裡寫些什麼
該是春天的故事吧
她用她可以賺錢的時間
在做義工
在做公益活動
我想我不能拒絕她的微笑
她的背後
是一座巍峨的鐵塔

■天外

喬遷

斬斷臍帶
剝落胞衣
分娩 是第一次
距離最短 時間最長的喬遷

情思斬斷
容顏剝落
死亡 是最後一次
時間最短 距離最長的喬遷

在生死的兩茫之間
最重大的喬遷
發生在新婚燕爾那天
紅燭搖著的新房裏面
陰陽交織合而為一
精血融通如膠似漆
情 山呼海嘯
欲 地動山搖
最不想世界的時間
確把世界的繁榮 增添
最逃避人類的空間
卻將人類的延續 繁衍
生死與婚姻的喬遷
構成了生命歷程的三個支點
與之相比 其他再精彩的喬遷
只不過是點綴人生的遊戲
是上帝那裏
描繪你的那本巨著中的 書簽

2002年寄自雪梨

■冬夢

夢回西貢

——記1974年黯然無奈的離開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隻隻滿山的蜻蜓
不點水也不點頭問安給我
這個黃昏的悲涼景色
已然停頓著
我日後恒久難忘的記憶

上山的小路
居然有條嗚咽急速的小溪
溪旁有一株小小的瘦瘦的擺動的
濕濕的植物
是不是哭泣的蘆葦
抑或是慈母小小的瘦瘦的揮動的手
和滿臉的淚水

一群白鳥急急飛過
是趕著歸家
而我
卻要無奈急急趕著離家

翻過山見海
一艘大貨輪靜靜地停泊著
負載的
是一種叫“人”的貨物

七天的艱辛航程
七天的百般滋味吃著喝著
我苦苦的
心頭

別了西貢

■陳積民

山火

山火 吐焰的狂魔
一年比一年兇猛
燒毀溫暖的紅房
燒焦希望的草場

煙塵 慾望的烏雲
圍攻鄉村和都市
籠罩人們燥動的心房

貓狗懶得理會煙塵火場
只願陪伴人類日漸孤獨的靈魂
躺在錦衣玉食上指短道長
牛羊失去生存的權利
只為填飽人類的軚軚饑腸

自私自利自以為是的人類啊
能否放棄企圖主宰自然的瘋狂
嘗試在烈焰中成熟思想
像浴火重生的鳳凰

我的心走不出沈重悲涼
萬物之靈的人類啊

我終於站在一條寂靜無人的雙程的
街道

灰灰黃黃的霧燈下
赫然在目
這邊的路牌名字是“異鄉”

■施漢威

無語

沒有曇花般清香高雅
偏要偷偷在夜晚的暗角開放
採花的蜂蝶猶未風聞
路過的貪婪色迷眼光
閃電一樣的四處投射

嚼痛了的心事

農民的顆顆血汗
我一一扒進嘴裏
細嚼 細嚼
便這麼——嚼痛了自己的
心事

柱

泛白的歲月
對鏡
我一一拔掉

穩若盤石的那根
柱子
用盡手段
自我眼中
也無法動搖

2003年1月寄自越南

■杜風人

機械恐懼症

不會捺按甚麼狡猾鼠類的電腦
連甚麼大哥大也不識的劉佬佬

現代化趕盡殺絕的
一隻斷翼的稀有鳥類

鄉野泥土搓捻的童年
五十年後 併發的
世紀末小兒麻痺症

可憐的後現代殘障者
一封信 一首詩
也要坐輪椅

文 盲

只有聲音
沒有符號的世界

保護動物組織 保護的
自然生態的稀有鳥類

展翅高飛 自由自在
一張白紙原始幸福的風箏
飄浮於充滿符號的污染天空

文字與圖畫已化於無為的統一
一個彩虹韻律的未知夢幻

真正原始的詩是沒有文字的
祇是符號找個藉口而已

2002年秋·西貢孤獨島

■秋夢

小紅磚和方塊字

我是小紅磚
你是方塊字
我們有著相同的際遇
命運也相似

那個泥水匠啊
他將我和我的兄弟們
結集在一起
說是要建造一棟
漂亮的房子

他對我像奴隸受罪似的
捶了又捶
擘了又擘
我從沒有怨懟
也沒有提出抗議
卻任由他擺佈
只希望完成這棟房子

有時他只完成了一半
就將我和兄弟們
留在工場上
讓我們灼灼的
曬著太陽
這樣東一截西一截的
未成房子的垣牆

而你啊
卻被那個詩人
將你和你的姊妹們
串連在一起

日 曆

每天換不同的面具
說是
新面孔

雪中行

一張張小嘴
尾隨貓的身後
七嘴八舌

分

凋瓣的怨恨
彷彿已不置可否
花開的芳醇

2002年寄自加拿大

■王祥麟

三行俳句

說是要寫成一首
美麗的詩

他將你像戲子粉妝一樣
塗了又塗
改了又改
你從沒有生氣
也沒有意思反對
卻任由他妝扮
只希望完成那首詩

有時他只寫了一半
就將你和姊妹們
擱在桌上
讓你們悶悶的
對著燈光
那樣東一句西一句

■許福吉

夢工廠愛情

之甜蜜蜜

同樣相遇
然後相知
接著相愛
在異鄉的夢裡
追求一種取名為舒適
化名為淪落的
理想

相信緣分
相信生活
理想甜蜜
理想苦楚
易地仍然
異地仍然

我們走過長路
讓火車回憶旅程
驀然回首
背景熟悉
背影熟悉
燈火闌珊
天涯路遠
我們仍是有緣
縱使悠遠

2002年寄自新加坡

■黃奇峰

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又一次世界地圖出現你的名字
神最祝福的子民
終於擁有自己的國土了

流浪了這麼多年
難道忘了聖經
把“愛人如己”的教誨
換成一輛輛坦克
輾碎了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園的
美夢

我們的領導

天上盤旋的一隻蒼鷹
用靈敏精銳的小眼睛
俯瞰偵察地上的獵物
一有發現便疾飛而下攫奪

他是重金屬音樂的玩手
他敲打著頻催的戰鼓
他把石油掠奪當成反恐目標
他把戰爭砲火看成尋常煙花

他無視路邊露宿的流浪漢愈來愈多
他視而不見民間疾苦
他唱高調滿臉傲氣激怒了許多人
但世人要他唱出和平共處的大環境

2002年洛杉磯

■心水

仙境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李商隱

向著海濱極目遠眺
晚霞盈眼繽紛璀璨
意外瞧見縹緲雲霞中
不遠不近的一葉輕舟
適意的迎風逐浪

驅趕馳騁、滾滾塵沙揚起
車駛到山麓處、棄車
登上叢林掩映的羊腸小徑
古舊的景物依然
原始風貌保存屹立

夕照繪畫七色顏彩
陽光愛戀著山巒
無聲的荒野前、木牌明示
限制燃點煙火
好美麗寧靜的一片天地

只有風聲鳥聲和葉子的私語
是人間仙境
近在咫尺的天堂，期待
黃道吉日，仙子們之聲音
昏昏微醉中翩翩蒞臨

2003年元月三日於墨爾本

重譯胡略柯塔扎

●秀陶譯

(Julio · Cortazar 簡介及其他譯詩請參閱新大陸第31期)

手的線

一條線自拋在桌上的一封信中出來，跑過那塊松木板面，沿一隻桌腳下地。只要留心望一下，你就見到那條線繼續橫過木地磚，爬上牆，進入布夏的一幅複製畫中，描過躺在沙發上那女人的肩膀，最後自房頂穿出屋外，沿著避雷針垂下的鐵鍊而落到街上。到這裡之後追蹤它就不容易了，因為行進的方式變了。但只要細心一點你仍可捕捉到它正爬上一架公共汽車的輪子，那車把它一直載去遠遠的碼頭。它下車後，沿著一位金髮乘客她光亮尼龍絲襪的縫線進入了不太友善的海關區。然後它跳躍、蠕動、曲曲折折地來到最大的碼頭邊。在那裡，（很難看得見，只有老鼠才能沿著它爬上船去）在引擎隆隆聲中它上了船。爬過頭等艙的甲板，好不容易地進了艙門來在一間艙房。房中一個抑鬱的男子正喝著白蘭地，聆聽著辭行的汽笛聲。它爬上那男子的褲線，越過編織的背心，滑退到手肘，經過最後一步的努力才躲進右手的掌心。這時那手掌正開始握住一隻左輪的槍把。

展平水滴

我不知道，看吧，雨下得嚇人。一直下。外面灰灰厚厚的，陽台對面又大又硬的粒子一個接一個地下得劈力扒拉地煩死人了。偶而高高的窗玻璃上出現一小滴，趴在那裡，映在天空下顫顫抖抖地被天空分裂成千百片染滿亮光。它繼續長大而且踉踉蹌蹌地移動。現在它要掉下來了。不，它還不掉。它還手爪並用地懸在那裡，還不甘心掉，還在咬牙切齒地吊著。它的肚子愈脹愈大，它已經是一個大滴子了，好肥的一滴呵。而，哦！突然間，去了，嗒的一聲抹掉了，完了，大理石上濕濕的。

也有些立即投降或自殺的，它們在窗上出現，自那兒躍身而下，我彷彿能看到那跳投的振動。它幼細的腿支撐不住了，在那跌進空虛而滅絕的一刻嚎叫迷醉了它們。悲哀的水滴們，圓潤而無邪

中詩英譯 Chen Minghua's Poems

陳銘華詩五首

●阿明譯

Mountain 山

Between life and death
The distance is too short
So we strive
To take a more winding
Road

Desires 慾望

A pretty slender rose grows up to the window
The youthful lips seem to be trembling
The beautiful red face shines through the glass
Every day at the most romantic moment of dusk
I begin to hesitate —
To cut it or not to cut it

The Sun Has Come Out 太陽出來了

My room has a glass ocean
Every morning you come as if by appointment
Stroking the hard surging waves
And unfold casually for the night before
A bed of golden
Hair

Sydney Opera House 雪梨歌劇院

Loneliness that rises at midnight
In the gaze of the lights
Sails away

Will 遺言

My poem will be it

Written in the puddle by the pond
Soon it will rise from the body of time
Interpretable or not, no need to be realized
The joyfulness will be for you to share
The beautiful sadness will be with me
Dying in the foreign land

Epitaph 墓誌銘

Words written here
Are for the whispering wind.
Listen, if you imagine yourself
The wavy breeze.

Here I lie
In the ashes of death
That is lighter than winds, or
The shadow in your hands.

You don't understand all my life
Here is nothing on my epitaph
The melancholy tears in old time
Sleep deeply in the dreamland.

In climes of imagination, you would see
Or it is just a piece of
Stone.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Rhyme for my thumb 我的拇指

1
My thumb is gone
My thumb is dead
You may believe he is excised by a kitchen knife
You may believe he is stabbed by a bayonet
Living right to the index finger, he is in my left hand
Living left to the index finger, he is in my right hand
An article covered by my palm
Of freedom, of power
And of my thumb who is obviously here
Yet I have declared myself he disappeared.

2
My thumb has been to five dynasties
My thumb has been to nine provinces

With time I know half of them are right
With place I know half of them are wrong
I know I am the virgin soil
I know I am a little trouper
My virgin soil has not been tamed by the dynast
My actor's lines have not been whipped by the stage manager
I pierced the virginity of my thought
And I pushed my role down the precipice

3
You watched how my thumb grew up
You watched my thumb and index finger fell in love
His sensuality with the middle finger brought shame on the hand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little finger made the hand sigh
A mountain standing in between my thumb and I
An ocean separating my thumb and I
If the stand of mountain crumbled
If the tactics of ocean exhausted
Then my thumb and I would speak everything boundlessly
Then my thumb and I would get along in rapport

4
Yet I gnawed away my thumb's nail
Yet I torn apart my thumb's cape
Ah--the finger nail is a suit of authentic armour
Ah--the cape is the shell of metaphor
I know my thumb's pain
I know my thumb's carnival
He felt the pain; his nerve-ends are shivering just like the
sensitive flax
He is delighted; his climax is coming just like the mystic
marijuana
The flax is growing sturdily
And the marijuana is transferred to the underground

Margo Stever，畢業于哈佛大學，是美國哈德遜河流域作家中心創始人。詩著有《寒春》，《閱讀夜空》等，並編有多部詩集。斯瑪格及其《寒春》多獲美國桂冠詩人Billy Collins及另外兩位著名詩人Maxine Kumin和Robert Creeley的盛讚。

寒 春

曾經，遠在燕子
想到棲居穀倉、
蟋蟀唧唧于灶台上之前，
有一片冰川花，燦爛的臉蛋
久久凍著像小泥人似的；
不過塘水倒是清澈，
極清澈，又純淨，不像
泥沼那樣污濁，那些
可愛的花容日夜
閃耀著寒光。

人出生時像芽苗
捲成一團，嫩弱之身花狀般
彎曲著，彎曲得好像
某個大物體的恆重量
籠罩著他們，直到他們也
看上去寒冷如花。

花兒真夠頑強的，
一個個臉蛋硬如瓷器，
像令人悲悼的小生命，永遠
封裹在寒春。

表 相

鳥聲鑽入我體內。
我分辨不清
每種囀鳴，每種變調，
每種雜音，還有過去。

這棟房子有睡聲……
房子在睡覺。

身體滴答如鐘聲。
有人在敲門，有東西
欲裂開，是窗子的
把戲，淡遠的人聲，
兒童在外面小徑上，
小徑條條蜿蜒到海灣。

鳥兒沒在啄食。
它們飛翔在睡夢裡。
有些呆在空中，
根本不飛落下來。

一個小孩漫步走向海邊，
冷杉，海草，岩石。地表
消失在他腳下的
水湄。

游泳課

因為我不會游泳，
你便把我扔進水裡。
任我嗆水下沉，
也不伸出一隻手。

你的身影在水面搖晃，
扭曲了的母親。
你那被陽光折射變形、
被泳帽繃緊的臉龐，

不像勇敢扎入水中的
黑喙鵝鵝的那樣，
亦不像她史前的影子
滑翔而歸尋找記憶中的往事。

仍盼著有隻手伸過來，

我卻渴求無所不會，
早就應該無所不會的。
你對這種課卻毫無感覺。

現在你呼吸困難，
步履維艱還拄根柺棍，顫巍巍。
你本該是故事書裡的母親，
鳴鈴叫晚餐的，

卻在靠椅上折著沾滿麵粉的圍裙。
母親，莫忘了那山那夜
馬群輕快跑向
山腳的牧場，它們的蹄印

保持到春天。溶溶的月色
那夜不得安寧，只因
群鴉棲息刺槐樹叢。
莫忘了你永遠是

我的母親。好多年過去了，
真快啊，真叫人想啊，
月光灑了下來，
一切好像還沒變樣。

癩 子

在午夜緩緩挪步，倒杯酒，
亂翻著無用的
什物，她每次婚姻的
紀念或標記……
亨利之前的，保羅之後的……
現在不過是些什物罷了，
鹽瓶早沾了一層
油污和鹽粒，
腳凳她常用來爬高
抓放在走味餅乾、發酵粉、
玉米澱粉和茶葉間的麥片盒。

她是否曾插上過燕子的翅膀，
責怪過其它鳥，

拒絕過彎腰、屈服、
再屈服？她是否用牧草
編過辮子，沉浸
四肢細長的身子在晨湖裡？

她的白蘭地酒杯落在
床邊，睡用品
擺在身邊。
現在不再是夜，
不再是冬夜。
現在她不再是躺在床上。
她沉湎於自我。
她在讀自己的心思。

走進盒子裡

思維能把一個潮濕
四邊形的黑暗
塞滿面部抽搐和嘆息。
無遂成為有。
呼吸敲著空心壁
一如摘下面紗的彎身女人
在自由市場閑聊，
揮著拐棍打蒼蠅。

我這人一生都在致力
擺脫這個既熱又冷、
光聲皆備的盒子，
努力沒感覺，
可細菌繁殖
並佈滿黑麵包上。
綠色的芽孢
在地板上覆蓋成
一個感染了的王國。

儘管這兒啥也沒有，
隔壁的電話
卻響個不停。
許多網球削打在
瀝青球場上。

釋放的一代

——浮光掠影談《水字》與張耳

◎秦松

新是對於舊的一種反動，舊是對於新的一種催生。釋放是對於禁錮的一種反動，禁錮是對於釋放的一種催生。

我不用解放與放逐，那太嚴重，而且緣於外在的被動的，雖然，吾人曾有過那個嚴重的年代。無論是內在與外在，而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自覺與自擇。

最有興味的，應當說是最有意義的，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一年代，也就是近二十餘年來，女性詩人與女性藝術家特別多特別好，也特別強。相對於男性詩人與藝術家，雖未消弱也不見怎麼強。這不是偶然的現象，更非我之偏見，這是人類近當代文化必然的發展。性別與人性，平權與人權的釋放，以各自的應有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就精神性而言，後現代也就是一種釋放的年代，還原於多元的多種可能性的發展。各種物質媒材與形式釋放的結果，如何完成自我的秩序，與作品的思維層次。

戰爭愛情生命死亡物質精神人性慾望，是所有生命，也是詩與藝術的生命思維與感受。如此看來，生命藝術時代，在生存時空的變動與活動中血肉的關連，毫無置疑的去看創作的誕生與發現未知的可能，也就是不同年代的不同可能。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語言文字藝術，不同的詩。

張耳是近二十年來成長的詩人，與她同年代成長的大批女詩人群，有共同的趨向，共通的語言感受，語言的釋放也是生命處境的釋放，無所依靠又有所依存。

中國人的長年苦難，當然也在語言文字的思維上，一種是慣性的感嘆，一種是憤怒的仇恨，一種是反叛的顛覆，從朦朧晦澀到肢離破碎，從破壞而建築，從茫然而清晰，從曖昧而明朗，我想張耳是屬於後者。走出苦難與不安，發現生命的可愛可喜可寶貴與自尊。不像其他同年代的詩人，還在自虐自殘與自棄。

作為一個女性詩人的生命，從少女而

妻子而母親，而成為一個完全的女性的人，其生存世界從內在到外在，自然擴大觸及也必深度。從過去書本上的內涵，而走向生命生存的內涵，而有了自己的詩。鬆散是釋放的過程，由自我去建立自我的嚴謹，自我質素的風格的完成，也是與生命共同成長的，在個人與時代的長流上。

《水字》集裡的作品，除了少部份詩段落顯明，大都是暢開的如水的波動起伏，若接若離，躍越而行。不是一兩行美麗的詩句，而是一首詩完整的成形，也打破易讀易懂易背的老習慣老品味，這才具有了新的意味。正是我所欣賞的實驗性與前衛性的創作，從詩裡寫詩書裡畫畫，因襲前人既有的“詩情畫意”，似曾相識，無論多美好，實在不可取，不可鼓勵。這是我看詩看畫的原則。

在一首詩裡，不是看一兩行詩句，對於一個詩人，也不是看其一兩首好詩，而是看其生命與創作的整體呈現與個人獨特的氣質與強固的精神性，文字語言形式技巧都是不可分割的渾然一體。無論是小巧玲瓏波瀾壯闊，陽剛陰柔，個人質地文化內涵，決定一作格的完成。風格的完成也意味著下一個風格的開始。

以母語寫詩的詩人，大部份都對母語母國有所關注，所不同的老一代的詩人大都以“鄉愁”，新一代詩人如張耳，對於母國表現的是釋放後中國的變化，無論是進入或淡出，個人與大的生存空間都在變動，語言與意象也在變動，創作不可能死守在某一種風格上，數十年如一日是不可思議的。

我喜歡開拓與冒險，女詩人也應當有這種精神。讓漢唐盛世在漢唐裡，廿一世紀盛世在廿一世紀裡。埋葬“鄉愁”與“哀嘆”，在後現代世界的位置上，邁出廿一世紀星球文化的開端。海內外的華文新詩人們，釋放後的一代，狂放一點吧！

2002年歲末在紐約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③

Translated by *Mindy F. Zhang*

■艾得娜·米蕾

Edna St. Vincent Millay

第一顆無花果

First Fig

我的蠟燭燃兩頭
夜未央，已燒光；
哦，我的敵與友——
它發出多美的光！

禮拜四 Thursday

假如禮拜三我愛過你，
那麼，對你有何意義？
禮拜四我已不愛你——
確確實實。

你為何要來抱怨
我無法理解你。
禮拜三我愛過你，——是的——
但那
關我何事？

夜半油燈 Midnight Oil

剪吧，如果你願意，用遲鈍的
睡眠之刀
每天剪一半，我的朋友，——
時間從我生命中取出的歲月，
他會從燈芯的另一端拿走！

■多麗絲·派克

Dorothy Parker

一支完美的玫瑰

One Perfect Rose

相識後，他小心地選擇信使者
送給我一單支玫瑰；
深情，純潔，帶著露珠的芬芳——
一支完美的玫瑰。

我懂得這支花的意思；
“我脆弱的葉子，”它說，“包
著他的心扉。”
愛情早已將此當成了他的護身符——
一支完美的玫瑰。

為什麼從來沒有人送給我
一輛完美的轎車，你何以認為？
哦不，我往往是因為運氣才得到
一支完美的玫瑰。

不幸的巧合

Unfortunate Coincidence

當宣誓屬於他時
你顫抖並鬆了口氣，
而他發誓他的熱情會
無窮無盡，永不消失……
女士，請記住：
你倆有一人不誠實。

簡歷 * Resume

刀片會割痛；
河床太潮濕；

藥引起抽筋；
酸會留污跡。
繩套會鬆斷；
用槍不合法；
煤氣太難聞；
你還是活著吧。

*譯註：此處 "Resume" 有雙關意思——
“簡歷”或“重新開始”。

■安妮·塞克斯頓

Anne Sexton

當男人進入女人時

When Man Enters Woman

當男人
進入女人時，
就像沖浪擊岸，
一次又一次，
而女人快樂地張開嘴
她的牙齒閃爍
像一排字母，
神靈出現了，從一顆星斗裡擠出乳汁，
男人
在女人體內
打了一個結
這樣他們就
永遠不會再分開
女人
爬進一朵花
吞下花莖
神靈出現了
放開了他們的河流。

這個男人，
這個女人
帶著雙倍的飢餓，
試圖穿越
上帝的幕紗
而且穿過去了一瞬間，
然而上帝

略談《白馬文藝社》

——胡適與新詩與白馬社

◎黃伯飛

許久不出遠門，因為老二庭琨(Benjamin)搞比較文學，要到三藩市宣讀他用英文寫的論文〈五十年前在紐約成立的白馬文藝社〉。這個會議取名“開花結果在海外——華文華人作家作品討論會”，由加州大學卜技利亞洲研究系王靈智教授主持，參加的作家和學者來自加拿大、歐洲、南美洲、夏威夷、菲律賓和中國大陸幾個省份，議場用英語、華語、西班牙語進行。老二恐怕把論文中的人名、書名，或一些事實，在翻譯成中文時弄錯，硬要老父陪著出場做個“人證”。於是，一早駕車到三藩市座落日本文化中心的旅館開會去也。

白馬社成立於五十年代，那時正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不到幾年，國共兩黨相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切都在搖搖不定的期間。當時的留學生“有家歸不得”流落在美國幾個大城市，其中在紐約的幾個：唐德剛、顧獻樑、林振述(艾山)、浦麗琳(心笛)搞起這麼一個“以文會友”的組織來。後來由康州出來參加的有黃伯飛、鄔敬侶、吳訥孫、王方宇，由紐澤西州來的有黃克勤，由密芝根來的有周策縱，還有嘛，就是住在紐約的周文中、黃庚、何靈琰、陳三蘇、蔡寶瑜、王季遷、王濟遠和其他幾位。這個社每個月或是每兩三個月舉行一次文藝討論會，胡適先生當時因在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指導整理中國書籍，常常參加白馬社的聚會，頗頗讚許這個社——稱之為“第三文藝中心”。我這裡摘錄兩段唐德剛所寫的文章①來說明一下胡適先生和新詩，新詩和白馬社的關係：

“林語堂先生全家離開紐約之後，《天風社》的大樹雖倒而紐約市的稠林未散。原《天風社》裡的一批執筆者接著又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二字是顧獻樑提議的，取唐玄奘留學印度‘白馬取經’之義。‘文藝’兩個俗字則是筆者建議加上去的。因為不加這兩個字，敏感的人們很可能要懷疑這匹‘白馬’的性質；加上了，別人知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凱子’，也就不會來找麻煩了。

胡適之先生對我們這個《白馬社》發生

了極大的興趣。林先生去後，胡先生就變成我們唯一的前輩和導師了。他顯然是把他自己所愛護的小團體估計過高，因而把它看成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

“胡先生那時和《白馬社》的關係，問良心倒不是為著‘名’，因為那裡是無名可圖的；雖然‘身後之名’這一念頭，他也不全然就未想過。他喜歡《白馬社》，倒確是他底‘娛樂’和‘興趣’之所在。胡先生最喜歡讀新詩、談新詩、和批評新詩。而白馬同仁竟是一字號的新詩起家。他們厚著臉皮彼此朗誦各式各樣的新詩。這些白馬詩人中有雅態可掬的青年女詩人心笛(浦麗琳)；有老氣橫秋的老革命艾山(林振述)；有四平八穩‘胡適之體’的黃伯飛；也有雄偉深刻而俏皮的周策縱。……”

白馬社60年左右結束之後便湮沒無聞，若不是這位現代史名家唐德剛以活潑生動的文筆為白馬社留一痕跡，繼之以心笛80年代在台灣中華時報發表了一篇連載幾天的〈白馬嘯西天〉，恐怕這幾年忽然蓬勃起來要填補50年代以至現代的華人華文作家作品之歷史空白的專家們就要束手無策，真個“咄咄書空”了。

我家老二實不知從哪裡動了這麼一個心思要寫寫關於這若干匹白馬的故事，那天(11月30日)把我放在講台的播音筒旁邊坐下，我為了表白“身世”，聲明我這匹老馬是硬被這匹小馬拉來的，倒還博得全場一噓。末了，討論會主持人看看正式節目完畢，還有好幾分鐘，老二連忙插嘴對我說：“你何不讀讀〈邊界〉和〈父親節〉兩首詩②”我於是“遵命”用英文中文讀了。〈父親節〉詩中最後的兩句是：“孩子，你來！我做小馬，你騎不騎？”我讀完這句擰過頭來看著老二，我對聽眾說：“這匹小馬，神高馬大(粵語)，六呎有三，我可是擱不動了！”沒想到居然引得全場哄然大笑。

①摘自《胡適雜憶》(p. 79, 83)唐德剛著，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社出版。

②〈邊界〉係我的英文詩，發表於紐約時報，所謂“邊界”是60年代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邊界。〈父親節〉係中文詩，發表於1956年白馬社在紐約美洲日報創辦的《滄海》副刊之第二期。

新詩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向雋

(續上期)

李金髮：象徵詩的前驅

李金髮被稱為“詩怪”，他在20年代初即接受法國象徵派的詩藝，擅長發揮活躍而新奇的想像，講求作品“觀念聯絡的奇特”，往往以社會和人生的“惡”為對象，強調“不幸”的憂鬱美，筆下的意象帶有幽深、抑鬱、神秘的色彩，被某些“左”評家指責為詩發展中的逆流。在〈有感〉一詩中，他寫“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意象浸透著心靈在當時壓抑的社會環境下所感受的極度悲苦，強烈的恐懼滲透在酒與愛之中，一切歡樂不過是否定的現實體驗。〈我認識風和雨〉在詩的整體象徵中滲透了抽象化的意蘊，在感情的“風與雨”裡，對“春冬秋夏”的記憶作了理性的感悟。〈里昂車中〉由車輪的鬧聲、“遠市的燈光”一組意象推在列車窗口，有逼人的感覺，暗示了現代人在喧嘩與騷動中的內心苦悶和孤獨。他的〈棄婦〉，以荒涼泣血的意象群，指向對人生的理性痛思，成功地完成悲劇中國的雕塑，是他最為出色的象徵主義詩篇。他的詩意象奇特、朦朧，開拓了新詩現代性表現的空間，成為新詩象徵主義前驅。

卜之琳的詩含蘊、典雅，語言克制，在冷漠的抒寫中透出客觀的詩趣，他在新詩形式的試驗上最為精明用力。〈距離的組織〉一詩，顯示了他的結構策略，以跳躍性的語境，對午睡入夢這一事件作戲劇化處理，便將時代風雲和蒼茫感受組織成整體互相關涉的意趣。〈白螺殼〉精微雅緻，把個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用他那支筆玩了個通透，廢名曾這樣感慨系之：“詩人，我也禁不住要驚呼：你這潔癖啊，唉！”。著名的〈斷章〉僅僅四句，將剎那間的感覺升

騰為深邃的意境，寫出“你”、“我”心理時空的互換和“看”與“夢”的微妙關係，抽象的觀念被以鮮亮明美的生活形象表達出來，詩美上又是節奏與詩意循環往覆。

廢名(馮文炳)的詩取象奇異，理性色彩在聯想中傳達詩心。〈街頭〉寫出寂寞的郵筒、汽車熙來攘往的街頭等現代意象，表達了身陷其中的現代人的寂寞感和孤獨感。〈燈〉以魚、水、貓、鼠、夜販、梆聲、燈光等意象組合出連環效應的詩意，于沉思中感知“燈光好像寫了一首詩”，燈光照射萬物，萬物又融成一體的美感。〈理髮店〉在現實世界和觀念世界中互相糾纏，催人展開自由聯想，忽兒“腓子沫”忽兒“靈魂”忽兒“宇宙”，真叫人好忙一通，剛通俗，卻又上升到人類的形而上高度，應是最妙的現代詩。〈十二月十九夜〉一詩先寫燈光，再寫星光，後則寫思想之光，三個意象構成詩的三度空間，暗示了思想帶來文明，讚美自然中人類智慧的力量，在撲朔迷離的一連串意象中，拓展了審美視角，是一首耐回味的哲理詩。

穆木天受法國象徵詩人拉佛格影響較大，但又有浪漫主義的激情，詩中愛以聲光色彩象徵和暗示某種生命的奧秘。〈雨後〉用動態的不斷推進的情景，表達了歡愉的情調。〈薄暮的鄉村〉則在技巧上使用疊字疊句，創造複雜的詩意。他的〈獻詩〉用回環節奏的長調句式寫出細膩情愫，朦朧中有著迷人的憂傷。

王獨清受著繆塞、蘭波等歐洲詩人的影響，又深受我國傳統文化薰陶，在詩的情韻色彩上孜孜以求其精，如〈玫瑰花〉，即有散文化的意趣，又注重詩的格律，恰是“古典的字句，象徵的技法，抒情派的情感”。〈聖母像前〉、〈動身歸國的時候〉充滿浪漫主義和感傷主義的情調。

馮乃超接受日本象徵詩人影響，多寫青春的愛情、遊子的鄉愁，如〈消沉的古伽藍〉，籠罩著濃鬱的神秘氣氛和朦朧感。〈紅紗燈〉意象朦朧，營造了驚恐神秘的氣氛，意象的轉換中有戲劇化的場景感。〈古瓶吟〉、〈夢〉則在頹廢悲哀的情調中讓意象和鮮明斑斕的色彩直逼

人的心靈，聲韻和諧，句式齊整，特色鮮明。

何其芳應該是現代派中語言感覺最敏銳，喜歡精雕細琢，追求綺麗色彩的詩人，但因他的詩意象鮮明生動，詩情低徊而又幽婉，一般論家認為他的風格接近19世紀西方的浪漫派。〈預言〉、〈季候病〉、〈花環〉、〈聲音〉或憂鬱痴迷，或纖柔婉轉，或嚴峻中以比較象徵陷入歷史反思。“今宵準有銀色的夢了，／如白鴿展開沐浴的雙翅，／如素蓮從水影裡墜下的花瓣，／如從琉璃似的梧桐葉／流到積霜的瓦上的秋聲。”這首〈月下〉在夜景和夢境的交疊中創造的詩意，如夢似幻，質感精妙，比喻多義而又相關，暗示裡讓人聯想豐富，體會出一種和諧又矛盾的奇妙意境，是他非凡的藝術想象力和表現才能的展露。他注重形式的完美和內在的意境，藝術氣質抑鬱細膩，“你有美麗得使你憂鬱的日子，你更有美麗的夭亡”(〈花環〉)，這首詩以新異的意象，反乎常情的折射，贏得了詩界的注意。

汪靜之是一位擅寫愛情詩的高手，在湖畔詩社中，他的詩集《蕙的風》以詩行不多、詩句簡潔、感情濃鬱而深受讀者的喜愛。〈伊底眼〉以別致的比興手法抒寫青年人熾熱的愛情心理，〈海上吟〉、〈時間是一把剪刀〉、〈別情〉、〈過伊家門外〉等詩篇清麗幽婉，表現技巧嫻熟自如，是當時愛情詩的優秀之作。

馮雪峰的詩受到日本俳句影響，情懷純真，帶有民歌風味，〈小詩〉反諷意味濃烈，讀來明快質樸。而〈楊柳〉詩行節制，準確寫出剎那間的感受，沉靜裡有著柔腸回轉的情絲。

應修人的〈田野的春〉、〈看花去〉等抒情詩顯露出田園牧歌情調，傳達了清新質樸的勞動者的氣息。

潘漠華的〈若迦夜歌〉寫了世態炎涼的感受，淒苦之情浸透紙筆。〈夜歌〉這首愛情詩情感細膩入心浸肺，讀來最是淒苦，叫人讀後難忘。

朱湘長于寫構思精到，特色又倩婉輕妙的小詩，〈關外來的風〉語言明暢，有節奏美，其代表作品〈采蓮曲〉，以蓮映

人，這美的風致十分東方，自有古典情韻，詩形有長短句的特點，各節的形式及押韻規律較統一，在近乎古詞的嚴格規則中寫出輕柔恬美的情景，詩的音節也和船歌相似，舒展委婉，可以看出他在詩藝上較多地受到古典詞曲的影響，又注意吸收了民歌和口語的成份，結合得恰到好處。

胡也頻的詩詩風哀婉，在強烈的自我意識中透出對時空的茫茫沉思。〈夜半〉寫夜色有遠有近，在悲涼氣氛中，構成一種清冷的詩境，用象徵與暗示的手法寫景寫心靈上對社會的沉思。〈無知覺的生活〉在音樂性的複沓裡詠嘆時間，用“古井的死水”來比擬“生命之流”，詩意在暗示中呈現，那是相互交織的憂患意識和時間意識，不安中喚起對生命的珍惜和人生價值的自我肯定。

宗白華以小詩見長，〈我們〉、〈眼波〉、〈題歌德像〉等詩質樸中見出表達情感的細微含蘊之功力。“月落時／我的心花謝了，／一瓣一瓣的清香／化成她夢中的蝴蝶。”這首〈月落時〉體現了他明麗雅潔的特色，確有唐人絕句的風韻。

戴望舒：現代派的代表

從詩藝上說，戴望舒是遭受後代詩家貶責最多的，但他畢竟是三十年代“現代派”的代表詩人。深受法國象徵派和我國古典詩詞的影響，他的作品大多表現自我情感，在意境創造和詞匯選擇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朧，且注意語言的鑄煉，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聯想，格調低沉隱秘，詩中表達的既有低沉酸辛的回憶，也有對生活的寂寞和厭倦，感傷氣息較為濃重。在廣為傳誦的〈雨巷〉中，詩人的自我形象是孤獨傷感的，在淒迷綿綿的細雨裡，他懷著痛苦而朦朧的“希望”，“撐著油紙傘，獨自徬徨在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抒發對現實不滿、失望和痛苦的情緒。詩中使用的“丁香”、“愁怨”、“籬牆”等盡是不能再老的古典韻詞，但意象清新，精妙地以複沓、重複的手法，營造出很強的音樂性和迷濛感，而他曾主張“詩不能借助音樂，他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這種理論與作品的矛

盾，招致不少非議。〈眼〉、〈夜行者〉、〈古神祠前〉、〈尋夢者〉、〈印象〉等詩作，體現出他借鑒法國象徵派詩人耶麥、艾呂亞的象徵手法，追求朦朧的意象，使抒情詩行充滿象徵意味，如〈夜行者〉，擬人化的寫“夜的最熟稔的朋友”，而以“黑茫茫”的夜象徵社會的黑暗，起句“這裡他來了：夜行者！”突兀而現，暗示那“沉著的聲音”，以哀愁的心境反襯理想的迷茫，以淒冷的意緒“邁著夜一樣靜的步子”流散向朦朧世界。〈我的記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運用自由聯想，以象徵手法寫記憶不期而至時的種種微妙情境，記憶是“寂寥時”的密友，它“到處生存”，在“燃著的煙卷上”、“在繪著百合花的筆桿上”、“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不同角度的一串聯想，暗示詩人自我的社會處境，在汨汨滲出的感情之波，感受到詩人的愴然嘆息，是新詩中成功描述心理活動的佳作。

馮至的風格細膩真誠，幽婉動人，早期長于吟唱青春和愛情的主題，詩思常會蒙染一層“如夢如煙的哀愁”。〈我是一條小河〉第一節：“我是一條小河，／我無心由你身旁繞過／你無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兒／投入了我軟軟的柔波”。于無心中見出“我”對“你”的渴慕、柔情，獨特之處在于以彩霞映在小河柔波中的影子來比喻那美麗的女郎，不落俗套。最後以厲風狂浪吹折花冠、擊碎裙裳、彩霞影子的幻散等暗喻式的意象，述說一場無希望的愛情，瑰麗的想像波瀾出一曲愛情之歌，于一種無奈的悵惘情調中又含了甜美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蛇〉表現出馮至感受的深切，表現的濃烈，“我的寂寞是一條蛇”，這是匠心獨具的奇喻，卻又以質樸清新而精警奪目的語言抒寫，“靜靜地沒有言語，”但它並不真的冰冷，“害著熱烈的鄉思，”“想著那茂密的草原”，往下則使低徊孤寂的情緒愈是濃烈：

它月光一般輕輕地，

從你那兒潛潛地走過；
為我把你的夢境銜了來，
像一只排紅的花朵！

遣詞用韻十分講究，旋律舒緩柔和，有著內在的音節美，難怪魯迅先生稱他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

臧克家的詩凝煉深摯，寫于1932年4月的〈老馬〉，以暗喻的手法歌詠忍辱負重的老馬，軀下的生活象徵地概括了多少歲月以來中國北方農民背上的苦難重荷，“它抬起頭來望望前面”，又讓勞動人民不肯在深重的苦難中接受絕望。〈洋車夫〉刻畫入微，結尾處突出發問，使全部描寫集中在一點上，讓讀者心底生出痛楚。〈罪惡的黑手〉結構綿密勻稱，形象鮮明生動，揭穿了帝國主義掩蓋在宗教外衣下的罪惡實質，並熱情歌頌了工人群眾的偉大變革力量，“用蠻橫的手撕碎了萬年的積怨，／來一個無理性的反叛。”在和諧的韻律裡有著奔放自如的氣氛。臧克家注重民歌和古典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語言樸素精煉，感情深沉含蓄。

田間的詩明朗有力，由于當時抗戰的需要，他寫出了大量輕便靈活的街頭詩、傳單詩、槍桿詩，善于表現激昂高亢的情緒和堅定強烈的鬥志。〈義勇軍〉：“一個義勇軍／騎馬走過他的家鄉，／他回來了：／敵人的頭，／掛在鐵槍上，”詩中勾畫出一幅色彩豐富、意境深遠的畫面，形象化地啟示人們“正在血裡生長”的不僅是高粱，還有仇恨，象徵著人民必勝的希望。長詩〈給戰鬥者〉作于1937年底，以樸實有力的詩句敘述祖國遭受日寇侵略欺凌的命運，歌頌“呼嘯的河流”、“叛變的土地”、“爆烈的火焰”，號召人民挺起胸脯，拿起武器戰鬥到底，指出“戰士底墳場會比奴隸底國家要溫暖，要明亮。”以“鼓點式”的精短有力的詩句表現戰鬥激情，又以連續反覆的手法來渲染雄壯氣勢，節奏明快急促，極好地表達了激越情緒，增強了鼓動性，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鞋子〉、〈堅壁〉、〈假如我們不去打仗〉，運用經過提煉的現實意象，節奏鮮明，在說明

抗戰意義上如驚雷炸耳，頗富感染力：

假如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
這是奴隸！”

艾青——自由奔放的抒情巨匠

1932年7月，艾青被捕入獄，在獄中寫出〈大堰河——我的褸姆〉，這是一首呈獻給千千萬萬勞苦農民的“讚美詩”，是一首“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詩人借助聯想進行鋪敘，構成生動畫面，通過敘事進行抒情，運用排比和對比手法表達強烈的感情，用重疊的詩句或詩節反覆詠嘆，句式長短不拘，但有內在韻律，音調和諧，詩篇明朗單純而又多姿多彩，是一首優美的自由詩。〈手推車〉在光、色、線條與音響的調配上完美統一，組成一幅冷色調的畫面，色彩是凝重的，線條是沉滯的，蘊含對水深火熱中的北部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表達對黑暗社會的幽憤。寫于1937年春天的〈太陽〉，在表現上深沉博大，起句“遠古的墓茔”、“黑暗的年代”、“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這三個意象虛實相濟，在這個背景下讓人感受到太陽撲面而來，有動有靜，顯示出神奇的力量，“使生命呼喚／使高樹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帶著狂歌奔向它去”，“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開”，使再生的信念在蓬勃的激情中被強烈地噴發出來，整首詩鮮明地體現了“散文美”，舒展、大氣，注重內在旋律和語言的質感。〈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愛這土地〉的抒情基調悲傷、憂鬱，自然地流露出對災難深重的祖國愛得深沉的內在感情，語言樸素生動，形象鮮明豐富，情味深長。艾青以“適切”“準確”“最能表達形象”的口語，自由抒寫真摯感情，豐富了新詩的藝術語匯，增強了新詩的藝術表現能力。

“中國，
我在沒有燈光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麼？”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他的詩總是蘊藏著深沉的感情，而憂鬱是其感情的特色，具有強烈的社會色彩，生活實感與詩情緒交融，開創了自由詩的精神空間。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已經相當遙遠，但是那個時代的優秀詩篇已構成燦爛星空，就在我的頭頂閃爍，啟迪我們今天的詩，那麼近——就像冬夜裡的一爐暖火。作為一篇簡陋的導讀，對其他如陳夢家、殷夫、孫大雨、蔣光赤、邵洵美、林庚、蒲風、劉夢葦、朱大、梁宗岱、林徽音、朱渭深、柯仲平、饒孟侃、方瑋德、李廣田、趙景深等詩人的作品恕不能一一點述。另外，由於所見略同，對於個別前輩詩人的作品，我的點評無出其新，順取現成，以免歪說誤人。

(全文完)

2002年2月於運河之腰

斯彭德(Spender, 1909-1995)是英國詩人、評論家。他的血統有一半是德國、八分一意大利，不高興的是他成長後發現自己有四分之一是猶太裔，其餘僅有八分一才能說是英國人。1909年2月28日星期日的倫敦時報有記錄他的出生及其父母名字地址，顯示了斯彭德家族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中資產階級。但1909年已是英皇愛德華七世在位的最後一年。斯彭德的父親是個自由派的新聞記者；祖母是個有點名氣的作家，可以說斯氏也是出身於書香世家了。

斯氏幼年曾受過很嚴格的古典教育，特別注重米爾頓的作品，他曾在牛津大學求學，認識了奧登(他曾幫助出版奧登的第一部詩集)、戴·劉易斯、麥克尼斯和伊舍伍德等文人，構成了後來所稱的“牛津派”，並染上了同性戀之習。斯氏是20世紀30年代以表現那個時期在政治上感到悔恨的左翼“新作品”的詩而獲享聲譽，在牛津派中只有他活到1995年和能斥蘇俄共產主義政府的解構及後現代的今天。

斯氏曾是一個持有黨證的共產黨員，1936-1939年曾至西班牙觀察內戰及幫助共和黨作宣傳，1938年西安事變之後和奧登、伊舍伍德一起訪問中國，蔣夫人曾請他們吃蛋糕。對蔣夫人字正腔圓的美國英語感到驚異，蔣氏夫婦也因此得到他的同情支持。

為了要招兵買馬，搞現代主義的艾略特的《定規》雜誌和英詩人利曼的《新寫作》都曾刊斯氏的浪漫詩作，使他的詩人地得到肯定。但是，英詩評論家利維斯卻給他無情的評價，指他的作品太過古板，感情太過強烈，不合時宜！不過，牛津派的詩人卻一向得到吳爾美和葉芝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氏因主編《遭遇》(Encounter)而名噪一時，因為該雜誌是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目的是反共。斯氏盡力將之辦成了一份有文學價值的刊物，這工作是極其艱難的！

斯氏於1981年再次訪問中國受到歡迎，但是像一般西方學者一樣，扮演老師

的態度不能取悅於多數的中國文人；1982年訪美，並在去世前訪英國藝術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於洛杉磯。斯氏生平交遊甚廣，由葉芝到金斯堡，吳爾美到福克納，艾略特到羅威爾，紀德到沙特，海明威到貓王皮禮斯，史達文斯基到霍克尼……

政治上斯彭德是屬於國際社會主義的自由派，他同情貧民窟的窮人，他的浪漫詩作表達了他們的痛苦。但畢竟斯氏出身於中上層階級，他的表達往往欠缺，其浪漫主義詩人的地位還要後人來判定。最近，解構主義被文藝理論家當作時尚，當該派大師德里達被記者追問關於今後還有什麼風格和主義可作為答案之時，德氏幽默地回答：回到浪漫主義的懷抱吧！

斯彭德的早期作品《詩集》(1933)、《維也納》(1934)、詩劇《審判官的考驗》(1938)和《靜止的中心》(1939)，深受德國的里爾克和西班牙的加西亞洛爾卡的影響，其最重要的特色是表達了一種自我批判和富於同情心的性格。

斯氏的人道主義和誠實聲譽在後來的詩集中得到充份證明。這些作品有《廢墟與憧憬》(1942)、《獻詩》(1947)、《詩選》(1965)、《生存的邊緣》(1949)、《詩集》(1955)、《慷慨的日子》(1971)和《多爾芬一家》(1994)。

從40年代起，斯氏則以撰寫洞察入微的評論和編輯有影響的期刊《地平線》(1940-1941)和《遭遇》(1953-1967)而聞名。還寫有短篇小說《燃燒的仙人掌》(1936)、長篇小說《落後的兒子》(1940)、文學評論《破壞性因素》(1935)、《創造性因素》(1953)、《一首詩的創作》(1955)、《現代的鬥爭》(1963)、自傳《世界中的世界》(1951)和隨筆集《30年代及其後》(1978)，記述中國之行的《中國日記》(1982)。

1941-1944年，斯彭德當過消防隊員；戰後數次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大學任教、講學；1970年任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教授；1977年為榮譽退休教授；1983年獲封為爵士。

華文詩走進世界

——從《詩世界》談到華文詩世界

◎
犁
青

一、《詩世界》⁽¹⁾應“第七屆國際詩人筆會”大會於2002年12月23-28日在南京市召開，於同日出版特大號第五、六期合刊本。這一天，也是《詩世界》叢書第一輯六本：臺灣洛夫(莫洛夫，1928-)、向明(董平，1928-)，香港犁青(1933-)、傅天虹(1947-)，北京劉湛秋、雁翼等的新作首發的第十五週年紀念日。

二、七十年代後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壇、詩壇活躍，西方文化直入中國。有感於中國詩遭受過封閉、分隔和斷裂之害，我們中國大陸、港臺澳暨海外華文詩人，有共同的為中國詩的振興，為中國詩的交流、融匯和整合的純潔願望和美好的憧憬而走在一起。我具有川行於中國大陸、港、臺暨外國家的身份和條件，我如饑如渴的閱讀中外詩作和廣交中外詩友。我全力、全部時間投入我的愛好、與繆斯結伴，頻繁的行走各地。我們與中國大陸詩人艾青、呂劍、鄒荻帆、綠原(1922-)、野曼(1921-)、邵燕祥(1932-)、劉湛秋、陳敬容⁽²⁾等；臺灣詩人洛夫、向明、張默(1931-)、李魁賢等；新加坡詩人原甸、陳劍、駱明、適民等及與香港的詩友們努力和策動，終於促成了1987年12月23-25日由六十多位的九個國家地區⁽³⁾的詩人，包括犁青、劉湛秋、鄭敏、張文達、張香華、方思若、江一崖、雲鶴、周祭、忠揚、夢莉、嚴唯真等在香港召開和成立“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聯誼會”，出版《文學世界》和《詩世界》。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連錦添、黃際昌也到會見證和報導。這一天，至今也恰是十五週年。至1988年底，文學世界聯誼會已有十五個國家地區的約200位詩人／學者會員。經過多年的努力，經犁青和野曼創辦、有徐遲、張志民、鄒荻帆、吳岸、洛夫、鄒燕祥、曾卓(1922-2002)、白樺、原甸等24位中外著名詩人參加的，在1993年4月由《華夏詩報》主權的“惠州西湖詩會”，倡議成立了“國際詩人筆會”⁽⁴⁾。並由犁青出資於香港註冊處和以犁青、野曼、陳劍為法人代

表在香港警務署社團事務署正式註冊和登記。而將《詩世界》雜誌作為“國際詩人筆會”的會刊。於臺灣、新加坡、香港等地由犁青、陳劍輪流出資發行相繼出版。近十年來，幾乎在一至二年內舉辦一屆的“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大會(至今已至第七屆)，已成為中外華文詩人盛大的節日，被詩人們珍惜和喜愛。

三、在中國詩的洶湧的大潮⁽⁵⁾中，以當前中國大陸詩的刊物來看，《詩刊》⁽⁶⁾與《星星》⁽⁷⁾相繼擴大出版了上半月及下半月刊、說明北京和四川仍然是詩的龍頭；《詩選刊》⁽⁸⁾、《詩潮》⁽⁹⁾、《綠風》⁽¹⁰⁾、《揚子江》⁽¹¹⁾、《詩歌報》⁽¹²⁾、《詩林》⁽¹³⁾等仍然在成長，各在中國遼闊領土的一方飄揚揚的大旗；相對說來，上海這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的光芒的城市“詩”色貧血，在文學上上海出現了王安憶的小說及有爭議的《上海寶貝》，但詩壇上却黯然失色；華中地區，一份不被人注目的《散文詩》(鄒岳漢主編)雜誌，却是全國詩刊物中發展最好、經濟效益也最好的刊物，可惜只是散文詩⁽¹⁴⁾，純詩的份量偏低；華南廣東，只見一份《華夏詩報》⁽¹⁵⁾在評論上獨豎一旗，孤掌獨鳴，相較於八十年代廣東在詩壇的活力和作用已見遜色，只是近年來廣東青年詩人編發了幾期年鑑⁽¹⁶⁾及幾本大型七十年代後(黃禮教主編和出版)詩刊，引伸到幫助澳門詩壇出版了《中西詩歌》⁽¹⁷⁾大型刊物。而經濟特區的深圳，也已沒有了八十年代徐敬亞式的群展和先鋒。但從這一期的《詩世界》內文可以看到，中國的南京詩群和大連詩現象已不容忽視。類似南京擁有老中青詩人力量的城市很多，類似大連一樣富有魅力可以供使中外詩人齊來吟誦詩篇的明珠新城為數不少，中國詩的發展和開拓存在遼闊的空間，具有絢麗的遠景。

四、而臺、港、澳暨海外華文詩的洶湧大潮中，中國大陸是新詩的搖籃，亞洲是華文詩最大的板塊，臺港澳和菲律

賓、新、馬均有許多優秀詩人或大詩家。而近年來，大洋洲(澳紐地區)及美洲新大陸地區，已形成和成為華文詩的重鎮。澳洲的《酒井園》⁽¹⁸⁾、美洲的《新大陸》⁽¹⁹⁾的發刊和發展，勢頭很猛，這兩本刊物已在當地甚至是全球華文詩界中舉足輕重，它的出現已使原有的新馬的詩刊或泰、菲、印尼等寄刊於報上副刊的詩園地失去光圈。尤以後者，歷史已有十年以上，其刊物、其出版的詩集成績輝煌。

華文詩⁽²⁰⁾的民族性、現代性和世界性在演變中，80年代後開始迅速的融匯和整合。這種現象與半個世紀以來華文詩人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佈局和其演變深有關聯。半個世紀前，華文詩的母體在中國大陸，其興盛至巔峰時期是1945至1950年代中國解放區及國統區的七月詩派、九葉詩派、中國新詩派及延至香港一度成為中國新文學中心地區。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獲得大步的發展，其抒情詩、敘事詩，尤以政治抒情詩和民歌體的敘事詩成就最為顯著。而在境外的臺灣、亞洲國家地區新加坡、馬來亞、印尼、菲律賓、泰國甚至越南等地原已有相當興盛的華文新詩。1949年前後部份中國大陸詩人流徙至臺港及海外，造成五十、六十年代直下、臺港新詩的勃興。及60、70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新詩對菲律賓和新加坡華文詩的巨大影響。香港仍然是中國新文學傳播至東南亞及海外的重鎮。隨著臺港詩人的遷居、留學、移民至歐美等地，尤以臺灣海外留學生在外國定居，在海外的華文詩壇及當地的學府、報刊等工作，他們與外國外籍的漢學家們，擴大了華文詩的影響。甚至是因為南亞地區越南和柬埔寨局勢的變化造成大批華裔難民的投奔怒海遠移他鄉，也造成了海外文學界的新變。如法國巴黎的友豐書店⁽²¹⁾、美國的《新大陸》的出現等等。進入80年，中國年青詩人自願流落或被逼逃亡(少數)海外者，其新銳和先鋒份子在海外創辦詩刊《一行》⁽²²⁾、《今天》⁽²³⁾、《傾向》⁽²⁴⁾等刊物，有的進而以外文寫作，甚至獲獎。而在全球一體化聲中，臺灣大量移民外出，中國大陸往外求學、經商、或移居移民者，積有百萬人以上。這將越發使得

海外的詩界出現新格局。尤以澳、紐、新、泰甚至遠至歐洲、西班牙、蘇聯、韓國等地。而90年代以後，海外華文詩界，已更重視進行中外詩的交流，及融入當地主流文化中的趨向。近期的澳洲《酒井園》、美洲的《新大陸》、加拿大的《加華作家》⁽²⁵⁾等刊物，均有中英對照欄目。而新近的印度尼西亞華文，在長期遭受封凍的華文解凍復甦以後，先後出版華文新詩、徐放的唐詩今譯的印尼版本，及華、印詩人合著的大型雙語版本《印度尼西亞的轟鳴》等詩集。而中國四川重慶出版的中英對照《國際漢語詩壇》⁽²⁶⁾的日趨完善，和《詩世界》為香港銀河出版社帶頭出版20本“中外現代詩名家集萃”中英對照詩集⁽²⁷⁾以後，獲得四方八面呼應而出版了臺灣、馬來亞、新加坡、香港龍香文學社、及中國大陸等積共三百本以上的中英對照詩集。……這些現象說明了：中國華族的華文詩和世界詩也在迅速的融匯和發展中。當前，國際詩人筆會聯繫的已有二十八個國家地區⁽²⁸⁾的華文詩人。我們期待歐洲地區華文新詩（歐洲巴黎和美國紐約是中國海外傳統詩的要地，巴黎的“龍吟詩社”和北歐的《荷露》⁽²⁹⁾等刊物已是歐洲華文新詩的基地）的發展迎頭趕上，期待全球亞洲、美洲、大洋洲和歐洲的華文詩的繁榮鼎盛時期的到來。及至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必然加速各國各族人民的交往、搬遷或移民變動的頻繁，各族語言、文字、文化的交融更為迅速⁽³⁰⁾，詩人們擁有多國身份和使用多種語言的現象也將日愈普遍，必然的，黑非洲也將會有華文詩人和華語詩刊。從而使華文詩遍佈全球五大洲，成為世界詩中與英語系文學一樣重要的華語系文學，且使用華語者的人數超過其他語系。

（未完·待續）

註：

1. 《詩世界》為香港匯信出版社出版，創刊於1987.12.23，犁責任社長／主編。出版詩叢、詩選集及期刊。1993年起，其期刊作為“國際詩人筆會”會刊。
2. 見《文學世界》創刊號封二、封三相片，1987.12.香港。
3. 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地區。

4. “國際詩人筆會”香港政府社團事務署註冊檔號：(3)IN CP/Lic/SO/19-618 (1993.6.25)，香港政府註冊處註冊號碼：435261 (1993.7.15)。

5. 觀察詩潮有下列渠道：1)網絡詩刊，2)有正式出版書號出版的詩集、合集、選集等，3)民間的詩刊，同仁交流用的。4)報刊上的詩頁或詩社寄刊於報上副刊的詩專頁，5)有正式出版書號，可以公開發售的詩刊。

6. 《詩刊》，中國作家協會出版，北京。至2002年12月，已出版了415期。

7. 《星星》，四川成都，國家級文學期刊，至2002年12月，已出版了325期。

8. 《詩選刊》，河北省作家協會主辦，河北石家莊。原名《詩神》。至2002年12月已出版了209期。

9. 《詩潮》，遼寧瀋陽市文聯主辦，至2002年11月，共出版了108期。

10. 《綠風》，新疆石河子文聯主辦，至2002年12月，共出版了144期。

11. 《揚子江》，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南京。詩齡較短，至2002年11月出版了總21期。

12. 《詩歌報》（安徽）。

13. 《詩林》，哈爾濱文藝雜誌社出版，季刊。至2002.11.共出版了80期。

14. 《散文詩》至2002年12月，已出版了總118期，月刊。全國惟一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散文詩月刊。以2002.12.號為例，內文刊散文詩短論、五十年代（作者3人，作品31章）、六十年代（6人，45章）、七十年代（2人，17章）、女性世界（4人，10章）、筆會專遞（全國第二屆散文詩筆會於青島召開，報導兩篇）、散文詩賀卡（攝影／標題書法／配詩）、及詩與畫二則。共80頁。湖南省益陽市文聯出版。此份刊物每期銷售14萬份以上。

15. 《華夏詩報》創刊於1985年，全國惟一大型詩的報刊，與臺港海外華文詩人聯系是為顯著。

16. 楊克主編。

17. 《中西詩歌》，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2002.4.創刊號出版。編輯部與廣東詩界合作，主編李向玉、執行主編姚風、郭玉山。大十六開本，192頁。質高。葡、英詩中譯份量重、

18. 《酒井園》，2002.12.創刊，季刊

，大十六開本。Robyn Janssen 西彤任顧問，主編雪陽，悉尼出版。中英雙語詩頁份量重。

19. 《新大陸》，雙月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的大型華文詩刊，十六開本，已出版了70期，主編陳銘華。

20. 海外習慣上稱中華民族的華文，不特別稱漢文或漢語。

21. 友豐書店，設於法國巴黎市中心地區，業主為柬埔寨華裔潘立輝。曾出版高行健書籍。

22. 指嚴力編的《一行》詩刊，美國出版。今已停刊。

23. 指北島編的《今天》，先後在香港、臺灣出版。

24. 指貝嶺編的《傾向》，先後在香港、臺灣出版。

25. 《加華作家》，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出版。社長：盧因，主編：陳浩泉，英文編輯：梁麗芳。經常刊出中英對照詩篇。

26. 《國際漢語詩壇》主編張智（野鬼），大十六開本。內容充實，最近該刊改用香港書號出版。

27. 《詩世界》中英對照叢書二十本包括：臧克家(1905-)，冀沄(1920-)，野曼(1921-)，曾卓(1922-)，綠原(1922-)，牛漢(1923-)，賀敬之(1924-)，李瑛(1926-)，洛夫(1928-)，向明(1928-)，柯岩(1929-)，張默(1931-)，邵燕祥(1932-)，犁青(1933-)，張鏗(1933-)，亞歷山大·彼德洛夫(1938-)，阿哈·阿拉羅尼(1938-)，劉章(1938-)，傅天虹(1947-)，李小雨(1951-)等的詩集。

28. 包括中國大陸、港、澳、臺及新、馬、泰、菲、印尼、汶、越南、韓、日、蒙、澳洲、新西蘭、美（包括夏威夷）、加、厄瓜多爾、英、法、德、荷、比、俄，與聯繫密切的外籍詩人南斯拉夫、以色列、西班牙、印度、阿根廷等。

29. 《荷露》為荷蘭、盧森堡、比利時華人作家協會主辦。主席為林湄。

30. 據《亞洲週刊》（Yazhou Zhouka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News weekly www. yzzk.com）2003年1月6-13日頁30-34報導：由於中國經濟強勢發展，在美國近一千所高校設中文課程，日本有近二百萬人學中文，馬來西亞有六萬名非華裔入讀華文小學，菲國軍方甚至要將華文列為進修課。據估計：全球中國（包括臺港澳）境外學華語者有三千萬人。

編輯筆記

●在絕大多數現代“詩”都不成為“歌”的現代，“詩歌”的確是一個奇怪的辭！思路不清，難怪新詩雖經歷數十年奮戰，仍是一個未知數！本刊對此多次論述、屢屢抗議，但聽者藐藐，來稿仍然“詩”“歌”冒昧苟合，看來華文詩人的創作要更上層樓的話，有必要再來一次像“五四”那樣的文學革新運動才行！編者在為新大陸選稿的時候，每每把多餘的“歌”刪除，整篇詩（文）跟著就變得乾淨俐落、理路清晰起來，這是否也可以要求我們喜歡“詩”“歌”不分的作者們，在投稿前自己先刪除“歌”字來試驗一下，若是有害詩作、有損文理的話，不妨撰文向本刊反映，編者保證不惜篇幅刊登！

●電腦網絡普及以來，華文詩人或以網絡為傳播媒介，或乾脆以網絡功能作為新文本，以java、Flash或其他軟體工具創作了許多聲色光俱全的“詩”，後者應以台灣詩人的努力為最顯著！不過編者始終認為，詩是文字的藝術，可以言傳、印刷、網路等等方法傳播。除文字之外，若以其他工具加工而成，則顯然非“詩”了，道理和電影之出於小說、戲劇，但最終成為另一種“藝術”一樣！以簡單的文字為詩，似應是現代詩人要面對的更大的挑戰！

●感謝詩人歐亞、念長代組《福建青年詩人作品展》，下期將推出詩人林忠成代組的《東北特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在網路上推出的《新大陸詩論壇》經已超過年餘時間，由編委達文主持，在有限的印刷本之外提供了廣大的張貼空間，歡迎大家瀏覽、投稿！但希望在印刷本上發表的稿件，仍請直接寄到我們的電子信箱或編輯部地址。又本刊的新

詩訊

●洛杉磯德維文學協會今年1月18日舉辦成立後的第一次文學研討會，邀請到詩人教授葉維廉主講“出站入站：錯位，鬱結，文化戰爭”，會議由詩人張錯主持，近百名文化界人士出席。該會會長黃美之編選的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也於同時和讀者見面，有意訂購該書者，請與本刊聯絡。

●第七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於2002年聖誕期間在中國名城南京召開，到會者有港澳台及海外各地詩人，本刊編委遠方代表詩刊出席。

●南京詩人蔡克霖的第二本詩集《蔡克霖詩集》經由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主要收集了作者1999-2000兩年108首作品。由蔡其矯題書名，阿紅作序。

●毛翰《詩美創造學》已由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讀者可向該社郵購或經網上查閱，網址：<http://www.gufong.com>，或直接鍵入“詩美創造學”字樣搜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另代訂購：黃美之編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8.00）
非馬《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